火燒地獄船

青文出版社發行

火燒地獄船

青文出版社發行

世界冒險名作選集 (1)

火燒地獄船

青文出版社

人人喜愛，到處歡迎—
看了有趣，讀了有益·

青文少年文庫

字字加上注音
篇篇都有插圖

1 愛恨交響曲（少年小說） 施翠峯著 特價十元
2 歸燕（少年小說） 施翠峯著 特價十元
3 兒童益智遊戲 顏倉吉著 特價六元
4 機智故事一百篇 于慶城編著 特價六元
5 愛國故事一百篇 于慶城編著 特價六元
6 孝順故事一百篇 于慶城編著 特價六元
7 有趣故事一百篇（上、下集） 吳英聲編著 特價六元
8 好兒童故事一百篇（上、下集） 顏炳耀著 特價六元
9 中國傳奇故事精選 吳英聲編著 特價六元
10 世界寓言故事精選 顏炳耀編著 特價六元

青文出版社
臺北市新生北路二段一四九巷二一號二樓
電話：五四四二三四號
郵撥：五四三九

關於這一個故事的幾句話

「福爾摩斯」——名偵探。

喜歡讀偵探小說的各位，相信對這個名字是非常熟悉的。這是世界各國，人人都愛讀的一部偵探故事。

「柯南道爾」也同樣的著名，因爲他是這一個故事的作者。他是英國人，所以恐怕中國的讀者，尤其少年諸君更難能理解，英國式原作的寫法，並且關於內容方面，不感興趣的地方也不少。爲了使大家更有興趣，容易了解，並且不脫離創作原意的「名偵探福爾摩斯」之一體味，而改寫的就是這本「火燒地獄船」。

火燒地獄船　目錄

第一章　火燒地獄船

你必定會是大偵探……九

由菩魯荻狗至偵探之途徑——「愛爾蘭姑娘」——未卜先知——胳臂上的刺字……二三

「枴杖」：『邵·德』：『哈多順』……二三

由鹽桶裏——人完全變了——謎中之謎——他是一個惡魔——誠心的握手……三九

待破的密碼……五一

眞是怪氣氛——發揮偵探智慧——衣櫃的抽屜裏——表白書——

黑大衣的僞教誨師……六七

外島管訓的船中——你的生命直到明天中午爲止——突起的亂鬥——鮮血淋漓——……八五

大爆炸的前後……九九

伏在桌子下面——發怒的魔人——十六隻手槍——火藥百桶——『第二事件』的開始

第二章　奇人先生的最後

深夜的圖書室……一一四

才人先生是個奇人——一張黃色紙——一連串的怪奇事件——福爾摩斯！加油！

由池中發現出來的東西……一二一

茶青色的大眼睛——三天的大搜查——奇怪！奇怪！——

倉庫的錨——你猜，這是甚麼？

森林中的大搜查！……一二四

粗雜器具的謎——我的話已說完了——他眞是個棍徒——……一
柏樹之王，尼列樹之王——國王第一世的親戚——……一三一
六月的太陽與影子……一三一
福爾摩斯，你要吃甚麼？——奇怪！離奇！——敵人已搶先了——解謎遊戲——……一四五
地下室的怪奇事件……一四五
一共三十六步——灰色的階石——那女人怎麼了？——胳臂下的木箱——……一六一
再度出現的王冠……一六一
沒有水，也沒有食物——超特級的東西——掉下來的砌石——瞧，照這樣——……一七七

人物介紹

福爾摩斯

名偵探福爾摩斯

聞名世界的「福爾摩斯」覺得自己有偵探才能，是他進入大學的學生宿舍的時候。有一年的暑假期間，他到朋友家去玩，竟碰到一件意外的怪事件，但他却以巧妙的方法，揭開了謎底。

苦惱的父親杜利巴

他是個慈愛的父親。但不知隱瞞了甚麼祕密，不給獨生子的「馬克達」知道。所以常爲了這件事而苦惱。那祕密却與「火燒地獄船」有關。

杜利巴

大學學生馬克達

馬克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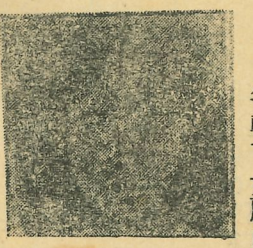
幼時母親就去世。很孝順父親的「杜利巴」。突然有個怪老人「哈多順」訪問了父親，因對抗他，所以引起了怪事件。

奇人先生普朗頓

普朗頓

很久以前，就在貴族穆斯凱的家做事。夜裏竄入圖書室，行動可疑，終於被青年主人穆斯凱發現。然後行蹤不明，但也無人看他走到出府邸。

奇人先生，普朗頓，究竟往何處去？把這件事情告訴青年主人「穆斯凱」後，就由寢室她也就行蹤不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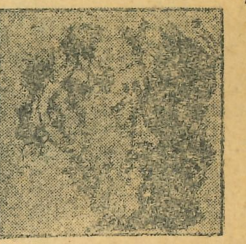


麗眞

年輕下女麗眞

怪老人哈多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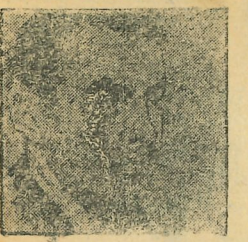
無人知道他的來歷，是個下流的零丁老人。他被大學生馬克達趕出後，寄一張怪信給父親的「杜利巴」。但這怪信，後來却被「福爾摩斯」解開。



哈多順

貴族青年穆斯凱

據說，祖先是英國國王的親戚。他的祖先傳有祕密的文章。繼承家產後的青年穆斯凱，却把那文書交給同學的「福爾摩斯」看。從此「福爾摩斯」就大顯身手。



穆斯凱

火燒地獄船

你必定會是大偵探

世界名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追憶起大學的事情來了！（貝娃麗・芬丹小姐筆記）

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學生們全部都是住在學生宿舍的。

那時，大家正由少年進入青年的時期，所以充滿了年輕人蓬勃的朝氣。

喊聲、歌唱、喧鬧、議論、打架，可是互相毆打後，立刻又和好，這就是青年的特性。

在這宿舍裏，有人飼養着狗。這學生名叫馬克達。杜利巴。他和我是同歲的。那隻狗是菩魯荻利種，白色雜着土色的大花狗。

那時，在運動方面，我喜愛劍術。我一向有不認輸的脾氣，所以拼命地幹了。我成了全班級第一的選手時，異常地高興。清早起來，我就帶着劍到森林裏去。幾乎是每天早晨，自己揮着劍，認眞地練習。

那天，我也獨自帶了劍從宿舍走到森林裏去。忽然有個傢伙，從後面在我的左脚咬了一口。

『痛哪！』

我蹣跚地向後一看，原來是「馬克達」的菩魯荻利狗。牠並不吠，想要再咬我一口似地注視着我。

『喂！這畜生！』

咻！我揮劍向狗打了過去。

「啃！啃！啃！」

必定是很痛的，那菩魯荻利的傢伙，哭叫着一直跑走了。

我的左脚疼得幾乎不能走路。痛極了！我挽起褲子一看，由傷口不斷地流出血來，連襪子也都染紅了。

糟糕！我連忙把劍放在地面上，用雙手壓住傷口，撕開手巾把傷口包好了。這個時候，有個學生從宿舍那兒跑來。原來是馬克達。他是爲了菩魯荻利的叫喊着跑回去，趕來看看情形的。

『唷！福爾摩斯！你怎麼了？』

『被你的菩魯荻利咬到了！』

『哇！流出了這麼多的血！』

馬克達的臉色忽然變成了蒼白色，連忙雙手摟抱我，說：

『走吧！到醫務室去！』

他把我從森林邊帶到校庭那邊兒的醫務室去。

我躺臥在牀上後，他們立即爲我消毒了傷口，然後用紗布綳帶包紮我膝蓋，並且在右臂上打了針。「可糟了！」我正這麼想的時候，老校醫向馬克達問道：

『那隻狗不是瘋狗吧？』

馬克達喫驚的說：

『不，不是瘋狗啊！』

『是雄的還是雌的？』

『是雄狗。牠好像有點兒血旺，可並不是瘋狗啊！』

但是經過十天之後，我的傷痕並沒有轉好，還是躺臥在醫務室的病牀。

馬克達很不放心，所以天天來看我。

不久，我們兩人竟成了密友。學期結束後，就進入長期間的暑假了。傷痕已經全癒的我，立即回到宿舍去。那天馬克達却向我問道：

『喂！福爾摩斯！假期中你是不是已經有了計劃？』

『我並沒有甚麼計劃啊！只想好好地玩耍呢！』

『好，那麼到我家來充分地玩吧！』

『到你家！』

『是啊！在鄉間的「獨尼蘇」。那兒的風景幽美，並且能釣魚和打獵呢！怎麼樣？來不來？』

『那好極了！』

我抱了很大的希望，跟馬克達到了鄉間的「獨尼蘇」去。但在那兒却遇到了意外的事件。我對於「偵探」工作感興趣，就是由這意外事件引起的。

菩魯荻利……鄉間事件……偵探！

這樣的工作，我做夢也從來沒想過，但是實際上却變爲事實了。

愛爾蘭姑娘

馬克達父親的家在鄉間，是一幢廣闊堅固的房子。裏面有大小不同的不少的屋子，但是住在裏面的只有他父親和下女，廚師以及庭院工人這幾個人。

他母親在六年前就去世了。本來馬克達還有一個妹妹，但她在幾年前也害病死了，馬克達就變成了唯一的一個兒子，因此，父親非常地疼愛他。

「馬克達·杜利巴」在學校雖然裝的很威風，但是在家裏却是嬌生慣養的少爺。做爲他密友的我也同樣受他父親的歡迎。

他的父親有五十歲左右，身體很强壯的人。他講話的聲調也很有力，每次吃飯的時候，常常說些話給我們聽。

『我年輕的時候非常喜歡旅行。不只在英國國內，外國各地方也都去遊歷。那時，我並沒有像你們有住校生活，但是我却以旅行代替了實地的學問了。哈哈哈……但這些學問，究竟是不能與你們的學問相比的。』

他常常很高興似地笑着說。

他的父親又常常和我們到屋外去玩。那兒非常的廣闊，有森林、河川、山丘、山谷……等。我們也時常去打獵。打獵是父親最拿手的，所以每次的收穫都是他最多。

『馬克達和福爾摩斯都不成話啊！呵呵呵……魚也在水裏嘲笑你們了！』

在釣魚的小船上，他就半嘲笑似的說。

那一天在森林中一個廣闊的池裏，父親杜利巴又釣了許許多多的魚。回來後，我們在院子的草地上吃晚餐。

廚師把釣回來的魚，煮成紅燒魚端出來。這一晚的葡萄酒也格外地美味。那時，我胃口很好，所以吃得非常多。

『爸爸！福爾摩斯在學校裏……』

馬克達說出了我的事情。

『在宿舍裏，他常替我們算命，却很準啊！他眞是奇怪的人！』

他竟說出了如此奇怪的話。

我並沒有搞出這樣的事，所以我就問他：

『喂！什麼時候，我給大家算命？』

『可不是嗎？我到街上的茶室去喝三杯咖啡，你就把那咖啡店和喝三杯咖啡的事猜中了！』

『哈哈哈，原來如此。那是因爲你喝了咖啡而精神興奮，所以我大概的猜想而已啊！如果是一杯或兩杯的咖啡是不會那樣興奮的。』

『哼！是嗎？那麼茶室的名字，你怎麼知道的。我並沒有帶火柴回來呢！』

『你不是不斷地唱「愛爾蘭姑娘」的歌嗎？』

『等一下。嗯！是啊，我唱過的！』

『那一支歌是常在那茶室播出的唱片啊！我立刻就知道你在那茶室聽唱片學來的！那時，你眞是高興極了！』

『哇！不要把這樣的優事，在父親的面前說吧！』

『這樣的優事，不是你先說出來的嗎？』

『哈哈哈哈，這眞有趣！』

他的父親也笑起來。

『福爾摩斯！你到這兒已經一星期了，是不是也可以算一算關於我的事？』

他父親瞪大了青色的眼睛，好像要試驗我似地問道。

我困惑極了。這些事，我從來沒想過，也未看過的。

未卜先知

我生下來就有不認輸的脾氣。從少年時，就說不出「不會」或「糟糕」的字眼。

剛才被「杜利巴」伯父指定，要「算一算有關他的事」，我也不知爲什麼，說不出「不會」這一句話出來。所以心裏想着，無論如何得想出一件事情出來嚇他一跳！我一面喝着葡萄酒，一面仰望着天空靜靜地想。三、四秒鐘後，忽然在我腦海裏閃耀過伯父的枴子。他是常帶去釣魚或打獵的。

『我並不敢說曉得較大的事情，但是這一年來，伯父不是怕被人襲擊而躭心着嗎？』

這個時候，原來笑嘻嘻的伯父臉上，忽然變得非常的可怕，用尖銳的眼睛注視着我說：

『對啊！那是一年前的事了，有三個獵人祕密的到這兒來打獵，被我發現了，我就責備他們。但是他們竟說出了可怕的話恫嚇我，這樣的事，你怎麼知道的？我怕他們襲擊，所以這一年來眞擔心這件事情啊！』

『說實話，理由是很簡單的！』

『不，理由雖然簡單，但是却都被你猜中了！把那理由說給我聽吧！』

『伯父不是帶了根很華美的枴杖嗎？』

『嗯！並不怎麼華美吧！』

『那枴杖上面不是刻有伯父的名字嗎？我看到那刻字的低凹，就知道是一年前刻的了！』

『嗯！你的眼識可眞不錯！但是怎麼知道我在戒備他們呢？』

『那枴子頭不是打了一個洞，把鉛熔在裏面嗎？那就是要使枴杖變成重而有力的武器才做的。萬一有人襲來，可以利用它來打擊敵人啊！』

『我眞佩服你！你說得對！除此以外，在我的身上你還有什麼發現沒有？』

我爲難極了！但是要我說，「此外沒有什麼事情可猜了！」我又說不出來。因爲我不服輸的脾氣又在作怪了。注視著伯父的臉有一會兒，我又想到了一件事。

『伯父年輕時，是不是常打拳擊呢？』

『喔！又猜中了！因爲我的鼻子歪了，所以從這兒猜出來的吧？』

『不，耳朶比鼻子更明顯呢！那扁平而厚的耳朶是拳擊的關係啊！』

『原來如此！其他還有沒有？』

『伯父的手掌不是很厚嗎？年輕時，您是不是住在礦山？』

『嗯！我財產的大部份是在礦山掘出來的！全部被你識破了！以外還有嗎？』

伯父不斷地向我問「以外還有嗎？」我在心裏想，已經夠了。但是百猜百中的這有趣的心裏，却不放過我。

後來，我猜想的話都變成了不得了的大事了。

胳臂上的刺字

『那麼，我把想到的事講出來吧！伯父是否與叫邵・德的人非常親密？』

我這麼一說，老伯青色的眼睛，又忽然尖銳起來。

『那，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好像要壓住自己的情感似地，强辯起來。

我也不輸他，反駁他說：

『是啊！但是後來不是一直想要忘記他嗎？』

可是不知怎麼，老伯忽然站起來，上身顫動了幾下，突然把臉伏到桌上。盤子和刀子、湯匙、茶杯都掉到地上去了。

『唷！爸爸！』

『您怎麼了！』

馬克達和我都喫了一驚，由後面抱起他，馬上爲他解開了襯衣的鈕扣。可是不小心，茶杯上的水，潑到老伯那閉着眼睛的臉上去。

『嗯！呵！沒什麼事了！』

老伯睜開眼睛，嘆了口氣的說：

『你們吃驚了吧！不必擔心，我的心臟衰弱，所以常常會發生這樣的事。現在已經好了！馬克達替我擦臉吧！』

然而當他再看到我的臉就像是很可怕似的說：

『有像你這種才能的人，將來不是成了大偵探就會是大歹徒的！』

我不管那些事，只想太對不起老伯了，所以不認輸的我，終於向他道歉了。

『如果我說的話觸怒了您，就請原諒我吧！』

『不，你不必道歉啊！不過你怎麼知道邵・德的事呢？』

『那也是非常簡單的！』

『你無論什麼事都說「簡單」「簡單」，但是我却不明白呀！我的心情已經平靜了，就說給我聽吧！丟在地上的東西，也不必去動它了。』

老伯用顫抖的手，拿起了剩下的一杯水，喝下去，並且以一種怯懦的眼睛注視着我：好像是說，我所說的話打擊了他了。

除了這一件事情外，我絕不再說了！我用眼睛通知了馬克達後，又靜靜地對老伯說：

『其實那是很簡單的。釣魚的時候，老伯不是在小船上捲起了袖子嗎？那時我偶然在您的胳臂上，發現了邵・德的刺字呢！』

『嗯！是嗎？其實我沒注意到呢！』

『那刺字已經模糊了，並且那一帶的皮膚也稍脫了皮。那是老伯想要打消那刺字而幹的。以上都是我偶然想到的。』

『我明白了！原來如此。刺繡在胳臂上的名字，一定會是密友的。而且想要磨消它，一定是想要忘却的。你的判斷力非常正確。哼！原來就是這樣！』

『爸爸！邵・德是誰？』

馬克達很不放心地問道。

『那是我年輕時的朋友啊！現在已經不知在那兒了！朋友之間，不管如何的親密，也千萬不要像我這樣刺上名字才好。你可不要刺上福爾摩斯的名字呵！哈哈哈哈！——』

老伯開玩笑似地說着，就笑起來。

但是三天後，却發生了意外的事件了。那時，我對於偵探工作，還沒怎麼感興趣，但是……

「枴杖」・「邵・德」・「哈多順」

由鹽桶裏

下午三時，我和老伯、馬克達三人，在院子的樹蔭下喝咖啡，有個女傭由家裏跑出來了。

『有個男人要找老爺了！』

這是事件的開始。

『那男人的名字叫什麼？』

『我問過他了。但是他不肯說……』

『突然來這兒，又不說名字，眞奇怪？有什麼事嗎？』

『他只說：不要幾分鐘，只要見一面說些話就好。』

『是怎麼樣的人？』

『他說老爺認識他的！』

『眞煩死人！我在這兒見他！』

『是！』

不久，女傭繞過庭院，帶了一個男人來。

我還不想動偵探腦筋。但是我一看，那是枯瘦的一個老人。大約有六十歲吧！拖拉着脚走來，但並不是跛脚。他滿頭長了白髮，又是很多皺紋的臉，眞是一付貪相。穿着髒的背心，和破碎的青褲，鞋子也破爛不堪。他磨擦着手掌，露出了奸笑的臉，走近草地來。眞是令人起反感的老人。

忽然老伯喉頭發出了「咕，咕—」的聲音，由椅子站起了一半，又頹然坐了下去。

奇怪？我的神經立即有了感覺。

馬克達也注視着這怪老人。

『唷！你是……？』

老伯的聲音有些變了。

老人走到老伯的前面後，又是惴惴地浮出冷笑的臉，以乾燥的聲調說道：

『謝謝你！嘿嘿嘿……你還記得我吧！』

『我想起來了！你不是哈多順嗎？』

『嘿嘿嘿……是啊！不錯，我就是哈多順哪！』

他並不是「邵·德」，我心裏想着，一面注視着這場面。

『我們已經離開有三十年以上了！嘿嘿嘿……』

哈多順站着，以嘲笑似地語調說：

『你現在住在這麼華美的房屋。哼！但是你也看得出來，我從那時到現在，每天由鹽桶裏取出半腐爛的鹹肉勉强地吃着過日子呢！』

伯父忽然站了起來。

我怕他像剛才一樣的倒下去。馬克達也非常不放心。

『到這兒來！』

老伯抓着哈多順的胳臂，拉他到樹蔭下去，就在那兒密談起來。

奇怪？一定有個祕密的！我拼命地傾耳仔細聽。

但是有些風，所以聽不見他們的話。我想由老伯的口形來判斷聲音，瞪大了眼睛直注視那兒；但是離開有八公尺的前面，形狀却不容易辨別。這時，我如果眞的是偵探，不知該怎麼辦？我的神經愈來愈興奮了。

人完全變了！

老伯的聲音忽然大起來。

『到廚房裏去吧！那兒有吃有喝的！』

於是老伯就向下女說：

『把這客人帶去，給他充分的吃吧！』

平常很可親的老伯，完全變了樣似的。

馬克達也瞪大了眼睛。他或許也是初次見到的。

『嘿嘿！』

髒老人的哈多順，用多皺的手抓了抓白髮的頭。

『我是在那時速八海里的不定期船上做事的。兩年的契約滿了之後，才登陸的。但是在陸地上，却沒有人要僱用我。三餐的飯也就成問題了！』

他瞥了老伯一眼之後，又說：

『所以我想到「貝特斯」或到你的地方來，一定有辦法的！你說是不是？』

他用和剛才不一樣的口吻說出來，老伯就皺了皺眉頭說：

『你知道「貝特斯」的去處嗎？』

『嘿嘿嘿……不是老友嗎？他到哪兒或躲藏在哪兒，我也會找出來的。哼！』

這麼說着，哈多順就向不很樂意似的下女說：

『喂！小姐！不要裝這樣的臉哪！嘿嘿嘿……對待老人應該要好些呀，快帶我去，給我吃個痛快吧！老爺不是這麼說了嗎？』

他就向房屋那兒蹣跚地走去。

『爸爸！那傢伙怎麼不趕他出去呢？』

馬克達憤然地告訴他父親。

『不，那個人是我從礦山回來時，和我同船的人哪！』

老伯的眉頭又皺了起來。

『美麗！帶他去吧！』

老伯像是拜託她似地說着，也稍爲看了我，說：

『在那船上，我受了他的幫忙哩！』

但是馬克達却好像不管他似的，說：

『那不是三十年前的事嗎？如果要款待他，我一定反對的。我要立即把他趕出去！』

老伯立刻站在馬克達面前，阻止他說：

『馬克達！』

『什麼？您不要這麼難看吧！』

『不，你的意思我是很了解的。……但是在我的立場來說，雖然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可是，一旦受到人家的恩惠，也得償還啊！』

馬克達憤然的閉起了嘴。但是過了一會兒，他又說道：

『如果爸爸這麼說，我也沒辦法了！但是我是很不愉快的。那樣下流的老人，搖搖擺擺地進入屋子，而且又不打招呼，就把爸爸當做老朋友一樣的說話。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不，那種人的語氣都是這樣的！福爾摩斯，你不這麼想嗎？』

『不！我什麼也不懂啊！』

『馬克達，鎭定一點吧！我看他去！』

老伯稍爲看了我，就踉蹌地走到房子那邊去。

目送着他的背影，馬克達就低聲地告訴我：

『福爾摩斯！你覺得那叫哈多順的老人怎樣？我的父親，爲什麼跟他在樹蔭下談了五、六分鐘，人就完全變了！那原因在哪兒？』

謎中之謎

『嗯！和藹可親的人，忽然變成了坐立不安；那麼快活的人，立刻變成了沒有力氣而深

沉的人。老伯是爲了那突然出現的又髒又無賴的老人——哈多順——而起了變化的。』

我點了點頭，說：

『所以我說他和哈多順的關係是很奇怪的！一定有個深奧的祕密！任何人都會懷疑的。把你所感覺到的事情告訴我吧！』

馬克達好像很擔心似地問我。那臉兒也和老伯一般的蒼白。

『是啊！或許你已經由他們的會話裏聽到，那哈多順已經有三十年以上的船員生活吧！』

我這麼說了之後，馬克達就說：

『嗯！我也馬上就該想到的！』

『而且他是一個脾性不好的船員。看到那破破爛爛的打扮就能猜想得到。他是一個拿薪水亂花用的人。喝酒、賭錢，一定是他拿手的。他的性情惡劣，而意志却非常地薄弱，是一個不能自己治理自己的老人也說不定哩！』

『這些事情完全與我無關。我只是想知道那老人究竟與我的父親，有什麼祕密的關係啊！』

『那我還不明白！不探聽怎麼會知道呢？』

我只說了這句話。

其實，我看到哈多順時，就感覺到好幾件事情。由老伯臉色的變化，動作的變化，和哈多順的對話，我想像和判斷各種事。但那是有關馬克達最尊敬的父親的事，所以我才客氣地不敢告訴他。

但是馬克達却說：

『其實，探聽父親的祕密，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啊！』

他的臉上像是很不愉快似的。

『如果爸爸眞的有了祕密，那就不得了！』

但是我已經知道，老伯隱藏着很多祕密的事。他常帶着灌有鉛的拐杖，並不是爲了要對抗獵人而帶的。那是一年前的事，所以怎樣的想起來，那些獵人也不會執拗地一直狙伺他的。老伯所警戒的一定是別人無疑。

上次，我說到「邵·德」的刺字時，老伯就露出非常喫驚的樣子，也是由那祕密而來的

還有那「拐杖」、「邵德」、「哈多順」這三件事是否有關係？

懷疑中生出懷疑！謎中之謎！如果能揭開這些一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偵探的興味又由心裏頭湧上來了。

但是從這一天起，老伯對我的看法卻變了。

「福爾摩斯想要識破我的祕密！他的眼識是很高的，我可不能疏忽哇！這樣的人趕快回去倫敦的學校就好了！」

老伯瞧着我的眼睛，似乎這麼表示着。不認輸的脾氣，使我再也沒法在這個家了。

他是一個惡魔

我從馬克達的父親家，回到倫敦後，就立刻寫了一封信道謝。三天之後，馬克達的回信來了，上面寫着：

福爾摩斯：

你走了之後，我感到非常的寂寞。

那可恨的哈多順，還住在我家裏。他每天喝醉酒，直到酒醒，一直睡在食堂的長椅上，醒來就再喝。

我父親却一句話都沒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事？

寧靜、和平而幸福的這個家庭，現在已經被這身份不明的船員的傢伙，搞到非常不安而又不幸的境遇了！

我是非常憤慨！我曾有好幾次想對抗哈多順了，可是都被我父親阻止了！眞氣人！

你對於這奇怪的事實，如何解釋呢？我是難於理解的。

請立刻回信告訴我你的意見吧！我等着你！

你的馬克達

信上寫的字，非常的潦草。

我立刻拿起筆，給馬克達寫信：

我親愛的馬克達：

我看到了那完全困惑着你，使你生氣的信，我也感到非常憤慨。

快把那惡老人趕出去吧！

你忠實的福爾摩斯

我只簡單的寫了這幾句話，回信給他。

但是過了許久，並沒有再接到馬克達的來信。暑假過去了，接着秋天的新學期就來臨了！宿舍內全是學生的脚步聲與談話聲，非常地熱鬧；但是馬克達不知怎樣，却沒有回來。究竟怎麼了？我正掛念着他，這樣過了一星期，却來了一張電報：

父倒　立即來　拜託　馬克達

老伯終於倒了！不知爲了甚麼？是否害了病？我非常爲馬克達擔心，所以打算向學校請假，當天就打電報通知他，然後我立刻從倫敦車站坐快車去。

到車站來接我的馬克達，臉色顯得非常地蒼白，並且好像很不安似的。他和我握過手之後，就說：

『咦？怎麼了！』

『是腦出血啊！他是受了刺激的。在車內再告訴你吧！快進車裏去！』

由車站，我們兩人坐小汽車回去。

馬克達說：

『哈多順這傢伙，可是個惡魔呀！』

『全部說給我聽吧！』

我看到馬克達蒼白的臉後，心裏就打算爲這無二的密友，拿出所有的力量。

誠心的握手

汽車駛進了鄉村廣闊的馬路。馬克達怕司機聽到，所以緊靠近我身體，低聲的訴出了經過的情形。

三天前的下午，家父與哈多順在餐廳密談。我一進去，他們便停止說話了。所以我就發脾氣的說：

『喂！哈多順！你和我的父親究竟有什麼祕密？』

可是哈多順還像平常一樣，歪着嘴唇斜視了一下父親，以帶有酒臭味的聲音說：

『這傢伙才是有祕密呢！』

我耐不住了。

『你怎麼把我的父親叫這傢伙呢？滾出去！快滾出去吧！』

我撲過去，把他拉到走廊去。

年老又酒醉的他，蹣跚地靠在走廊的壁上。

『嘿嘿！你記住吧！這小鬼！』他以一對濁眼猛烈地瞪着我。

那眼色是那麼惡劣、狡猾、冷淡；正是惡魔的眼睛啊。我想打他，但是被那眼色逼得感到一陣悚然了。

不久，他就蹣跚地離開了走廊，走到院子那邊去。

『馬克達！』

父親在我後面叫我了。

我向後轉，却聽到了家父意料之外的話。

『這雖然有些對你不起，但是我希望你到哈多順那兒去向他道歉吧！』

『咦！您說什麼？』

我不由得反問父親。

我從來沒聽過父親向我說「雖然對你不起」，而且要我「向哈多順道歉吧！」這樣的話。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去做的，你說是嗎？福爾摩斯！

『嗯！你說的對！』

我向馬克達表示同感。

所以我就向家父追求原因了！

『爸爸，怎麼爲了那下流的人，丟了自己的面子，並且把家裏的和平破壞呢？爸爸是否有不能告訴我的祕密？』

父親好像沒有氣力似地默默不語。

『爸爸！我就是聽到任何可怕的事，也不會驚奇的。您怎麼不告訴我呢？』

馬克達這麼說着，就在車內流出眼淚。

聽到這些話後，誰也會同情的，何況密友的我呢？我誠心地握住了他的手。

待解開的密碼

真是怪氣氛

馬克達也緊握着我的手，流着眼淚繼續地說出他的父親答覆他的質問時說的話。

『唉！馬克達，難怪你這麼說！因爲你不了解我的立場，所以才這麼說的。』

『所以我才問您啊！請告訴我吧！無論什麼祕密也罷！』

『不，有一天你一定會知道的。現在你是不必煩惱的呀！』

父親像是安慰我似地說。

家父這樣的安慰我，我怎麼能固執地說：「還是說給我聽吧」這句話呢？家父有氣無力地由走廊走到書房裏去。

家父的祕密，我眞的解不開了！

我非常擔心家父，所以從書房的窗，向裏面窺視。父親靠在桌子，似乎在寫些什麼東西

似的。

他不知寫了什麼？總之是非常稀奇的事。想進去當面問他，又怕會使家父更難過，所以我離開窗邊到院子去。

晚餐遲延了，到七時多我才和家父進入餐廳去。晚餐快要完的時候，哈多順喝醉了酒，也進入了餐廳。

『嘿嘿！喂，今夜起我就要出去了！再見吧！』

聽到他的這句話，我方才放了心。

但父親却喫了一驚的把筷子放下來，好像有話要向哈多順說似的。哈多順却嘲笑似地說：

『哼！我想今晚到「貝特斯」那兒去！嘿嘿嘿！如果我到了貝特斯家，他一定會比你更優厚的看待我的！』

『哈多順。』

家父終於開口，以優雅的聲調問他：

『你不是生我的氣才出去的吧！如果是這樣，請原諒我啊！』

『哼！我是討厭那小鬼的！』

他像惡魔似地凝視着我。

『滾蛋！』

我忽地站起來，却看到家父帶着一副悲傷的臉，就趕緊閉起了嘴。

父親就問我說：

『馬克達！你不以爲對不起哈多順嗎？』

『不，我想絕不會對不起他的。我和父親該已經忍耐得不能再忍耐了！喂！出去，快出去吧！』

我這麼說着，就狠狠瞪了哈多順一眼。

『好大膽的傢伙，以後有好戲看的！』

哈多順忽然「砰」的一聲把門關起來，就走出走廊去。

他出去之後，家裏好像有些回復以前的明朗氣氛。廚師或下女們也都和氣地說起話來。

但是父親却終日在房裏不知寫些什麼東西。昨天又有一張奇怪的信來了，家父是看了那封信後，才突然引起了腦充血倒下去的。

馬克達更放低了聲音說：

『那封信就在這兒。我看過幾遍了，但是却無法理解，你替我看看吧！』

他從衣袋裏取出信來，我把它接來一看，果然是一張神祕的怪信。

發揮偵探智慧

灰色的厚紙上面寫着：

終於 寂靜 海 最後的 波浪 快 時刻 男與女 去 來了！ 你也
珠 哈多順把 强烈 樂 所有的 三日後 吉 事 公路 銀 透露
我也 女否 目前
文 强音 生命 每天 二十幾個 危險 夜晚 快做 現在 注意身體
突 立刻 誰也 你 逃出吧！ 滑 快

貝特斯 我的貝

這是密碼無疑了！

我反復地讀了數次。

發揮偵探智慧的時機已到了！爲了密友馬克達，我在車內的燈光下，一面讀一面想，頭幾乎要痛了。

馬克達在旁邊看着我的臉。

『怎麼樣？知道了吧！』

『稍等一下！』

『我由下面讀上來，也斜着讀，但是也沒什麼意思！』

『哼！這一定是亂寫的文句。一定是他們兩人之間，有什麼特定的方法才可以閱讀信文也說不定？』

『嗯！我正在想這裏頭的祕訣哩！你看，這裏面不是有兩個人名嗎？』

『是啊！有「哈多順與貝特斯」兩個人名。』

『所以我想一定有關哈多順的。而且貝特斯是寫在最後的一行，說不定這封信是貝特斯發的！』

『那麼，哈多順是找貝特斯去的！』

『那貝特斯是和你父親相識的人，他們兩人之間，很早就有怎樣解讀密碼的約定了！你都沒從你父親那兒聽過「貝特斯」的爲人嗎？』

『沒有！我是由哈多順聽到這名字的！』

『那麼你父親對於「貝特斯」這個人是極守祕密的了！那一方也極守祕密，所以才使用密碼通信。那祕密的裏面，又有了哈多順？——這封信是郵差送來的嗎？』

我一邊質問他，一邊拼命地想解開這密碼的祕密。

『嗯！是郵差送來的。郵戳非常不明顯，所以看不出發信的地方呢！』

『你父親讀到這封信時，有沒有看密碼表？』

『不，他並沒用什麼表，很快地就讀完這封信了！』

『那麼約定的解讀方法，一定是很簡單的了！等一等我就……』

『家父很快地讀完後，就抓了這封信，發瘋似地在室內徘徊。』

「爸爸您怎麼了？」

『我把他帶到長椅上時，已經起了腦充血了，我立即請醫師胡塔門先生來。』

胡塔門先生診察之後，說：

『「腦充血必須絕對安靜，千萬別動他！」』

『我悄悄地把這封信，從家父的手裏拿起來看，但是讀不出意思來。

『所以我才請你來的！我希望你把這密碼文解開出來！那麼家父的祕密一定會知道的。你說是嗎？』

衣櫃的抽屜裏

『你說的對！如果能解讀這密碼信，你父親的祕密，至少也能明白一部分的！可是眞遺憾，我不能解讀這密碼信哩！』

這時候，我的心裏頭覺得偵探工作，實在是一件難事。

車不斷地在公路行駛，轉過路旁樹，那兒就是馬克達的家了。兩人下車走近正門時，忽然由裏面走出一個五十歲光景，穿着黑西裝的紳士來。馬克達的臉色突變，立即問道：

『胡塔門先生！家父怎樣了？難道……？』

醫師胡塔門先生注視着馬克達，點了點頭。

我也吃了一驚。馬克達的父親已經逝世了。

站立不動的馬克達咬着牙齒忍耐着悲傷。

『是甚、甚麼時候？』

『你出去後不久就去世了！我已經盡了力量，但……終於無法救他，眞可憐！』

『他一直沒醒過來嗎？』

『臨終前曾醒過一次的！』

『家父有甚麼遺言嗎？』

『他只低聲地說：「衣櫃的抽屜有文書，把它打開來看。」』

『唷……』

『我還要趕回去診治其他的患者，失陪了！等會兒我就差人送死亡證明書來。』

胡塔門先生搖搖頭走出門去。

『福爾摩斯，在接客室等我吧！』

馬克達說着就往裏面去。

我走進了接客室，想到馬克達看見他父親的屍體後不知要如何悲傷的事，不覺非常地同

情他。

這家庭的不幸是從哈多順來的時候就開始了。不，說不定更早以前就開始了。他父親很早就瞞了馬克達，隱藏着甚麼祕密。

那拐杖；邵・德的刺字；還有最後暈倒的原因，都是由於這奇怪的密碼信來的。

我想着，又把那密碼信張開在桌上認眞的想。

馬克達說，他也曾倒讀過：

「我的貝，貝特斯，快、滑、逃出吧！」

可是完全讀不出意思來。

由前面跳一句讀：

「終於、海、波浪、時刻、去、你也」

這樣也讀不出意思來。但是「海」或「波浪」這幾句話，也許和船員有關係。

再由哈多順的名字讀下去。

「哈多順把强烈。」

這句是有點意思的，但下面的句子……

「樂，所有的，三日後」

也完全讀不出意思來。

再度由開頭跳兩句話試讀看。

「終於，最後的，時刻」

唷！有點意思，說不定是這樣讀的！我繼續地試讀下去。

「終於　最後的　時刻　來了！　哈多順把　所有的事　透露。　目前　生命　危險。

現在　立刻　逃出吧！　貝特斯。」

解讀成功了！我拍着桌子，高興得跳起來。高興極了。我的偵探智慧還是比常人發達的！我已經對於自己有了自信、但却沒想到後來會被稱爲名偵探呢！

表白書

馬克達進入了接客室，他的兩眼已經哭得紅腫了。他把左手的文書卷放在桌上。

『這是家父遺言中的文書。但我是不敢看的。由家父寫的這遺書裏，不知能知道甚麼祕密？其實太可怕了。福爾摩斯！你先替我讀吧！』

『嗯，等一會兒我就讀給你聽！剛才的密碼信已經解讀了！』

『咦！是嗎？寫些甚麼……』

『你瞧！跳兩句話念念看！』

我拿起鋼筆在別的紙上寫給馬克達看。

終於最後的時刻來了！哈多順把所有的事透露。目前生命危險。現在立刻逃出吧！

貝特斯。

『知道了！是這使家父受到打擊的，還是哈多順在做祟呀！』

馬克達無限遺憾的這麼說。

『但是爲甚麼說「最後的時刻來了」呢？哈多順究竟透露了些甚麼？生命怎麼會危險呢？只看這張信是不能了解的。』

我把馬克達的厚卷子拿起，說：

『說不定你父親的祕密在這裏面呢！我讀讀看吧！』

『我打開了第一頁，讀下去。

『親愛的馬克達！』

我把第一句讀出後，馬克達就說：

『啊！那是寫給我的。慢慢讀下去吧！』

他交叉着臂肘，閉起眼睛來。

親愛的馬克達！

你平時愛我，尊敬我，所以爸爸就不顧自己一身的羞恥，把過去一切的祕密告訴你。這樣我也就可以報答你對我的一片孝心了！

你讀這封信時，說不定爸爸已經被捕送到法院去了。或許心臟病發作或腦充血臥在床上，永眠不起也不一定呢！

遭遇到這樣的危機，爸爸怎麼會再說謊話呢？我所說的這些話，全是眞實的，父親可以坦白地向你告白。

親愛的馬克達！

爸爸的名字本來並不是叫「杜利巴」。年輕時是叫「詹門，愛密梯」。

靜聽着的馬克達，睜開了眼睛，忽然喊了起來。

『唷！「邵・德」的刺字原來是我父親的名字了！福摩摩斯！你不是曾經向我父親說過，家父與叫「邵・德」的人非常親密嗎？』

『嗯！我不曉得那是你父親的名字啊！』

這一點我却失敗了。偵探的工作可並不那麼簡單哪！

『這樣，已經解開一個祕密了，但是家父爲甚麼把名字改爲杜利巴呢？請你繼續讀下去吧！』

馬克達又閉起眼睛。

老伯的祕密終於公開了。

黑大衣的僞教誨師
外島管訓的船中

我把老伯的遺書，替馬克達讀了下去。

叫詹門，愛密梯（父親從前的名字）的人，那時正在某銀行就職，當年二十三歲。他因爲過度的浪費金錢，所以薪水是不足花用了，逼得向人借用。期間很快就到，他必須把這批錢償還。他想隔幾天，就有別的收入，所以暫時把銀行的公款拿去週轉了一下。

親愛的馬克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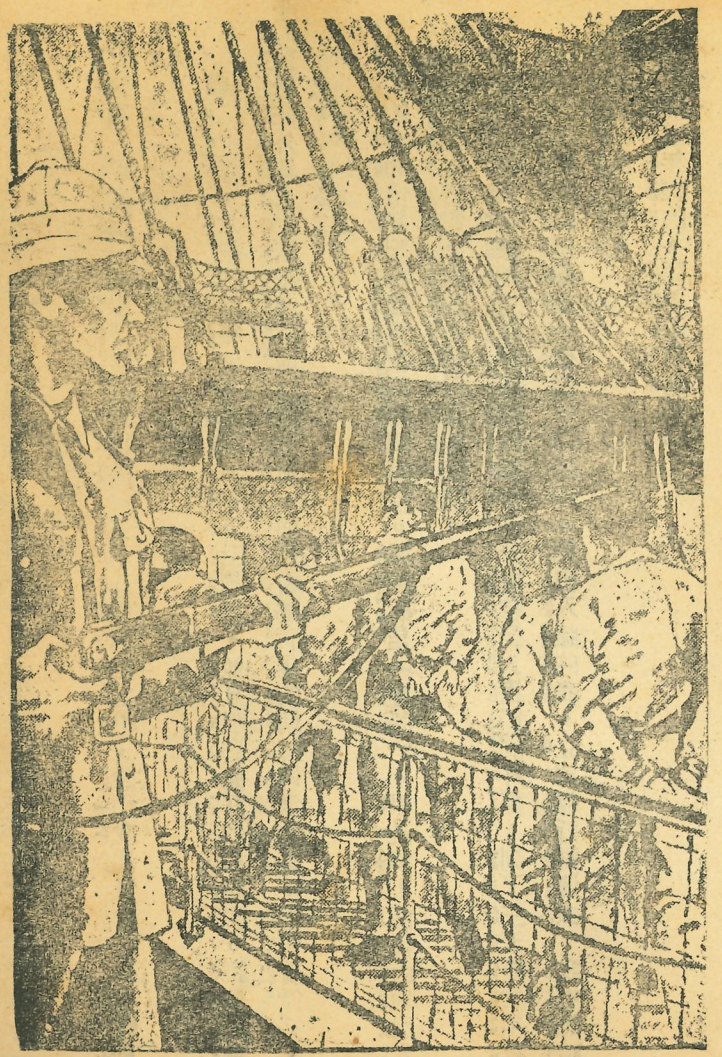
不要太責備爸爸的罪過吧！

誰知道，後來那別的收入却得不到了，而不幸又被查到帳簿，我終於被告到法院去。現在也許會判輕罪的吧！但是三十年前的法律却非常的無情。我終於被送到澳大利亞的外島去管訓。

馬克達仍舊閉着眼睛，嘴裏却叨念着：

『眞殘酷！爲了這件事就要送往外島嗎？』

『往澳大利亞的是一隻叫「可樂利・司庫脫」的五百噸舊帆船。船內共有一個船長，三個司機，一個醫師，一個說教師，四個看守，船員有二十三人；還有武裝的士兵十八人，是



特地派來監視三十八個囚犯的。說起來很慚愧，我詹門·愛密梯也就是那三十八個人中之一。

「可樂利·司庫脫」駛出了哈爾馬斯港。三十八個囚犯之中，最引我注意的是一個特別高大的人。

他是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高鼻子，尖下巴頦兒，並且眼神兒好像很聰明。雖然同是犯罪而被送往外島，大家都非常地悲傷歎息，而只有那青年的精神却很飽滿，常帶着微笑，走起路來也非常地大方。

這青年的房間恰好配在船尾我的房間隔壁。雖然說是「房間」，但是却不能自由地出入。在房間裏的全是囚犯。我的心情異常地鬱悶。

不知船已經開到甚麼地方了？引擎的聲音不分晝夜響入我們的耳裏。到了三天後的半夜，由隔了一層厚板的隔壁傳來「碰碰」的聲音。還沒入睡的我，立即靠近那邊去；我在黑暗裏却聽到對方的聲音了。

『喂！隔壁年輕的，睡着了沒有？』

『還沒有！』

我立即回答他。對方又說：

『靠近板壁一點吧！』

我按照他的話走近了板壁。

『你究竟犯了甚麼罪？說說看吧！』

『我擅自動用了銀行的公款了。』

『是小事情嘛！說出你的名字吧！』

『詹門·愛密梯』

『哼！詹門嗎？我叫謝克·普連陀。你不認識我嗎？』

謝克·普連陀，我記起報紙上曾經刋登過這名字。這是倫敦發生的一次著名事件。良家的長子謝克·普連陀是大學優秀的畢業生，這樣前途有望的青年却詐欺了倫敦市內的五大商店，大約有二千五百萬鎊之多的金錢。他的方法非常地巧妙，是一個有智慧的犯罪者，而且目前還沒捉到他，所以才轟動了全市。

這謝克·普連陀已經被捕了，並且就在隔壁的囚人房間！我怎麼能不驚奇呢？

你的生命直到明天中午為止

我吃驚地趕忙把嘴緊靠在板壁上，低聲地向謝克·普連陀說：

『我想起你的名字了！曾經在報紙上看過的。』

『哼，是嗎？』

普連陀的聲音非常地鎮靜。

『那麼我把有關這事件的祕密告訴你吧！』

『是甚麼？報紙不是刋登你詐欺了二千五百萬鎊嗎？』

『是啊！但是那些錢却連一毛錢也沒歸還原來的商店呢！』

『全部花掉了嗎？』

『我怎麼會弄出這般傻事？詹門仔細聽吧！』

『嗯！』

『那二千五百萬鎊的錢，爲了我的「東山再起」全把它藏起來了。』

『東山再起？』

『是啊！這麼年輕的我，怎麼能白白地過起幾年的囚人生活呢？我是打算逃出去的啊！下次我要幹出比這次還要大的事，只有二千五百萬鎊的錢是不夠的。』

『要逃脫嗎？但是在這船中怎麼能逃出去？或許到達澳大利亞以後才逃出去嗎？』

『傻話！誰要被這樣破舊的船載到遠處去？我普連陀不這麼便宜的！』

『那麼，你要怎麼辦？』

我聽了這些話後，內心漸漸地害怕起來。

『你瞧我的吧！』

大膽的聲音又由板壁那兒傳來。

『喂，詹門！如果你把這祕密洩露，你的生命就只到明天中午爲止了！』

『不，我不會洩露的！告訴我吧！』

『哼！我想把這隻船可樂利·司庫脫號奪取到手，這樣我們就自由了！』

『唷！事情哪裏會這麼簡單？我們是被監禁在房裏的啊！』

『怎麼不可以？同黨的人會替我安排的。』

『同黨的人？那是誰？』

『是給我們講聖經的那教誨師啊！』

『唷！是嗎？』

『他表面上雖是牧師，但上船以前我們就連絡妥善的。那二千五百萬鎊的錢，已經運到船上，三天內就把船員全買收了。』

『你眞大膽！』

『看守的也買收下兩個了！』

『那麼你打算怎樣下手？』

『那些監視兵是最阻礙我們工作的。我打算用鮮血染紅那些傢伙的衣服。』

『可是士兵們是帶有武器的啊！』

『是啊！所以我們同黨的每個人也必須帶兩枝手槍。船艙裏藏有很多手槍，那也是由那二千五百萬鎊的錢買來的。』

我聽了這些話後，害怕得身子一直哆嗦。

打敗武裝的士兵，奪取這隻船，這樣的事究竟可能嗎？

『喂，你怎麼了？』

慄。

普連陀爲了我的默默不語，又叫了一聲。

『不能奪取這樣破舊的船，怎能算是男子漢！你打算像女人似地在監獄裏過日子嗎？』

他說着就哈哈地笑起來。眞是大膽的男子漢，我身子又是一直哆嗦起來。

流血的暴動！圖謀這件事的，要使船中噴火的這男人！雙重的害怕使我的身子不斷地戰

黑色的長外衣

普連陀的聲音又在說了。

『喂，詹門！』

他又叫起了我的名字。

『你把這些話傳給你隔壁的男人吧！他如果不肯答應，他的生命也直到明天中午爲止了！』

『我說，我說說看吧！』

我發着抖回答了他。

我敲了另一邊的板壁做信號。不久就聽到了回聲。

『什麼事？』

這男人也尚未入睡。

我趕忙把普連陀告訴我的話傳達給他。他回答我說：

『這是可怕的暴動，但是如果不參加，明天中午就沒命了！沒辦法，我也參加吧！』

他和我是有同感的。他的名字叫「葉斑」，年紀是多我二歲的二十五歲。高商畢業後就職於貿易商，是爲了僞造文書而被捕的。

葉斑和我都從未想過會被送往外島的。並且被載入可樂利・司庫脫號，捲入這流血事件，生命又正臨危機。我們二人的命運眞是慘極了！我和葉斑隔着黑暗的板壁密談，雖然不能看到對方的臉，但是兩人的心與心却從開始時就緊緊繫在一起了。

普連陀可怕的暴動計劃，由這個囚人到那個囚人，祕密地傳達下去。三十八個人當中已經有三十六人同意，只剩下兩個病人也在「如洩露祕密，你就沒命了！」這樣的威脅之下，宣誓保守祕密，才放開了他們。

我們的敵人就是船長、兩個司機、看守二人、醫師二人，還有最頑强的武裝監視兵十八

人。隊長的名字聽說叫「馬爾眞」的青年士官。由普連陀口裏聽到這些話，我就再和葉斑隔着板壁密談起來。

『你究竟怎麼辦？眞的要幹嗎？』

『不，我是不喜歡殺人的！我要躲在後方，以外沒什麼辦法了！』

『我也這麼想！』

『但那兩隻手槍要怎麼樣給我們呢？三十六人又不能同時集合在一個地方！』

『我也不太明白？』

我想問隔壁的普連陀，但是却害怕得發問不出來。

他被捕後，曾經和他連絡的那教誨師名叫威爾遜，穿着黑色的長外衣，右手提着聖經進到屋子來。那嚴肅的臉上含着微笑。

『喔，你已經悔改自己的罪過了。上天慈愛的神，以基督的十字架，赦免了你的罪過，一定會收容你爲神之子的。阿門！』

突起的亂鬥

手槍二隻，子彈二十發，火藥一鎊，刀子一把。這些東西都藏在我的床下。

那是僞教誨師由黑大衣裏取出來後藏起來的。

『好嗎？一定要幹到底呀！阿門！』

他這麼耳語後，僞教誨師就走了出去。

船內的暴動危機終於來臨！如果失敗了，不知會怎樣？那一定會被捕去，送到本國去判死刑；死在絞首臺上是毫無疑問的。

如是流血的暴動成功，奪取了這隻船後會怎樣？這船就很自由地靠到某港口，大家就可上陸了。但是終生必須嚴守這重大的罪狀的祕密。以後如果被捕了，還不是要判死刑嗎？

不，也許在成敗之間的亂鬥中，可能會中彈或被刀槍刺死也說不定，那時屍體就會被拋棄在海中了。

啊！不管怎樣我是被拉入死路了！

爲了這恐怖和自己黯淡的命運，怎麼不令我傷心呢？不一會兒，又聽到隔壁普連陀的密

語了。

『喂！詹門。已經決定明天晚上起義了！威爾遜和同黨的船員和看守會打開你們的鎖，那時就趕快跑出來幹掉敵人吧！好嗎？』

我默默的不回答。

『喂！怎麼了？明白了沒有？』他又催過來了。

『知道了。』我只好這樣回答他。

生或死？明天晚上將是決定的時刻！

我不能入睡的過了一夜。

一直到又是夜晚的時間，我的身體有着像是被刀割的感覺，坐立不安。這時，忽然從外面有了喊聲。

『大家出來吧！』

『同志幹啊！』

『快殺進去！』

有四、五個人的喊聲，同時還聽到鞋聲和開鎖的聲音。我屋子的門也被打開了。

『同志出來吧！』一個强壯的船員這樣告訴我。

我帶了兩隻手槍和子彈、火藥，就由屋子跑出去。

出去一看，天尚未全黑。和約定的時間尚有些出入，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是這樣的：同志中的一個囚人忽然發高燒，醫師爲他診察時，忽然在他毛毯下面摸觸到堅硬的東西，仔細一看，原是武器，所以醫師就大聲地喊起來。

『來人哪！囚人有手槍！』由於這喊聲，這場亂鬥才提早發生了。

鮮血淋漓

聽到醫師的喊聲，那囚人就由毛毯下面取出手槍，向醫師的頭部開了一槍。

囚人立即跳出屋外大聲地喊：

『我已經幹了！同志出來吧！』

聽到喊聲，司機、船員和看守都爭先恐後地跑出來。

晚上的「起義」提早了！

囚人屋子的門，全被打開了。

我拚命地跑出來，而那高大的普連陀就站在我旁邊。他兩手提着手槍。看到我就向我微笑說：

『喂，詹門！別落伍了，快到甲板上去吧！』

狹窄的船內走廊那兒，有一個梯子。所有的囚人們都向梯子那兒跑去了。每個人的雙手都拿着手槍，正在狹窄的走廊相擠時，我却聽到了微小的聲音。

『詹門！慢點走吧！』

一看，那是矮小的男人。一定是葉斑無疑。

『嗯！』我點了頭。

但是我倆却被從後面擠來的同志擠到梯上去了。

我並不想開槍打死人。準備的子彈全是爲了自衞用的。

『咻！咻！』梯子上頭發出了兩聲槍聲。

我們終於被擠到甲板上了。兩個監視兵鮮血淋漓，已經倒在那兒。我嚇得看都不敢看，連忙把臉移到別的地方去。

這是我初次看到屍體。甲板上一面被鮮血染紅，被下午的太陽照得更鮮紅。

又聽到普連陀的聲音了。

『佔據船長室吧！』

『哇！』

同志的囚人們，由周圍同時發出喊聲。

也許我也被周圍的人圍在一起，『哇！』的喊了一聲也說不定。其實那時的我，是被動的。

大爆炸的前後
伏在桌子下面

『我不曉得船長室在那兒？』

『哇！』我也跟同志，由右邊的門擠進去。

『咻！』槍彈響了一聲。

我看到一個高大的男人伏在桌子上，從他的頭部不斷地有鮮紅的血流出來。從衣服的肩章上有幾條金線看來，那是船長無疑。臉的下面還有一張大西洋的航海地圖。

桌子旁邊有個人提着還在冒煙的手槍站在那兒——原來是僞教誨師的威爾遜。他射死船長後，還笑迷迷地四下張望着；他看到同志進來就說：

『怎麼了？你們來幹嗎？出去出去！』

他揮着冒煙的手槍，指着門口。

同志當中有一個人喊道：

『首領命令我們占據船長室啊！』

『哼！船長已經完蛋了！』

『喂，威爾遜！』

普連陀由外面叫了一聲。

『船長已經幹掉了嗎？』

『他已經完蛋了！那邊的戰果怎樣？』

『按照預定把司機兩人綁起來了！』

『好！大家出去吧！全部到廣場去。要留神哪！我們要跟士兵決戰的。』

同志們都爭先的到了甲板上。我也跟着去。

葉斑不知往那兒去了，這時竟看不到他。

船長室正右邊是廣場，二十幾個同志一齊擠到那甲板上的廣場去。

在前面，高大的首領普連陀，揮着手槍喊道：

『大家注意聽，我們不再是囚人了！我們已經爭到自由了！爲了自由，大家衝上去吧！我們的敵人是想奪取我們自由的那些監視兵啊！要自由或是要死呢？爲了不做囚人，就是死了也甘心哪！』

『哇！哇！對呀！』

大家似乎忘掉自己的罪過，被普連陀的吼聲激動地發出了高興的呼聲。

自由或死亡？戰吧！

我被大衆的興奮和殺氣捲入，也想跟他們拼命了。其他的事，我什麼都不想了。大家都擠到廣場去。

正當中有一張大圓桌子，周圍排有許多椅子，窗邊有幾組櫃子。僞教誨師威爾遜用手槍打破了櫃子的玻璃，從裏面取出一打多的酒和杯子。他把這些東西放在桌上後說：

『趕快喝吧！敵人全在下面，快要上來了！』

同志們聽到之後，紛紛抓了酒瓶走去。興奮和殺氣以及酒味在廣場旋繞。忽而從窗外有槍聲傳入；我連忙伏在桌子下面。

發怒的魔人

僞教誨師威爾遜說「全在下面」的那些監視兵，已經上到甲板來開槍。廣場上頓時變成了地獄。喊叫聲，呻吟聲，中彈的同志一個一個地倒下去。僞教誨師威爾遜說：

『大家怕什麼？抗戰到底吧！』

可是他却一下子就倒了下去。

『出來吧！跟我來！』首領的普連陀這麼喊。

雙手拿着手槍靠在窗邊，拚命地向外射擊的首領，忽然跳出門外去。跟着普連陀之後，同志們也都跑出去。我從桌下爬了出來。甲板上的槍戰正轉入高潮。

啊！流血的地獄！

敵我都一個一個地倒在血泊裏。我在人類互殺的地獄中，拚命地開槍射擊；也許有幾個

人中到我的子彈身亡的呢！

但是敵方的槍彈也猛烈地掠過我的臉或肩旁。

我就這樣地犯了殺人和傷害的罪了。這是足夠上絞首臺處死刑的重大犯罪。

我們的同志終於戰勝了！這全是憑人數的多和兩隻自動步槍的。敵方的監視兵都倒在血泊中，但却沒看到任何一個兵逃出去。

我們的首領普連陀也是生存者之一。

『瞧！我們終於戰勝了！』

大家一邊喊着，就丟下手槍，把屍體拋入海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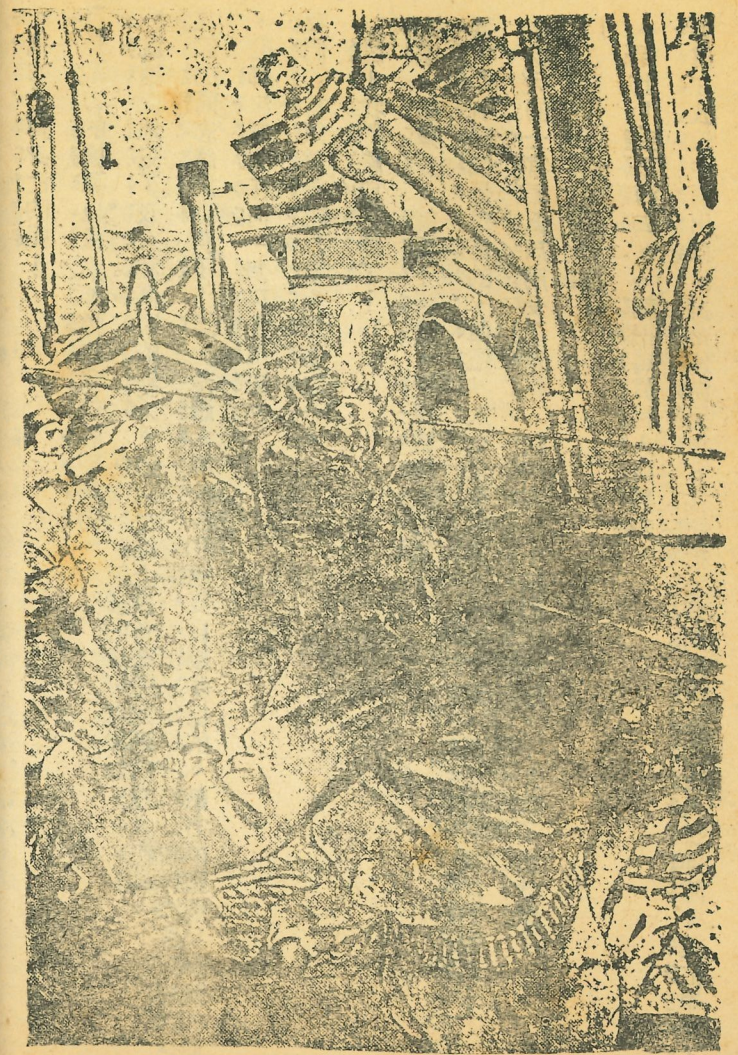
其中還有幾個是重傷的，但這些人也都全部葬身入海中去。眞是殘忍無比的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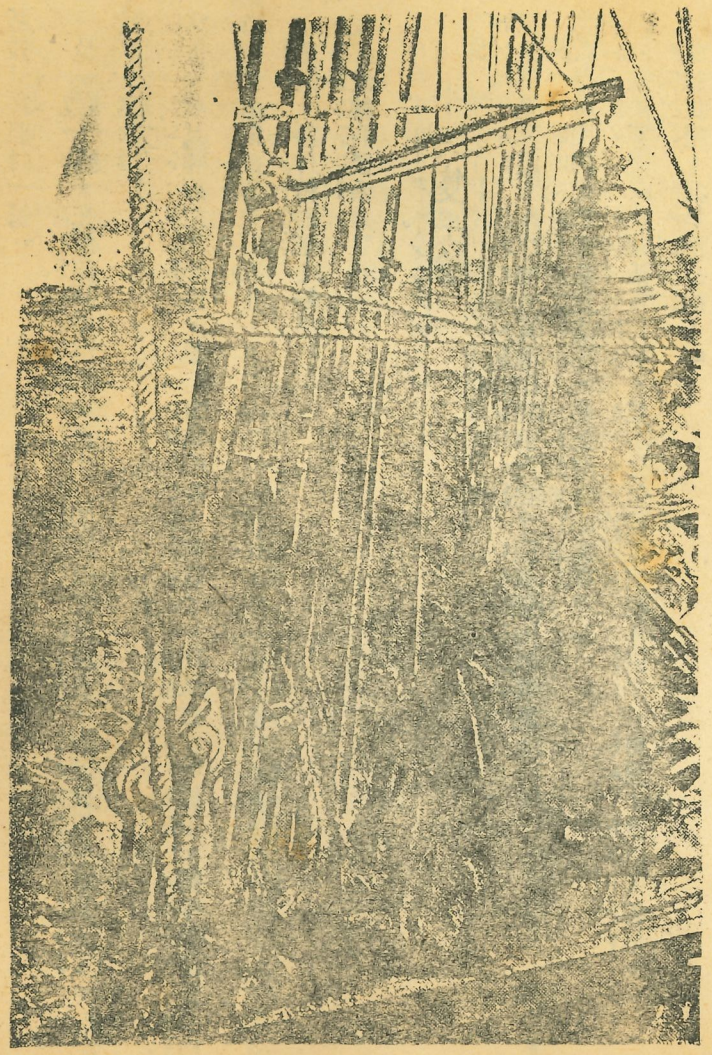
監視兵的士官馬眞肩膀受了重傷。他倒在地上疾視普連陀，不知喊了些什麼？

魔人却冷笑着喊了一聲：

『混蛋！丟下海去。』就把馬眞拋入海裏去。

馬眞在波浪中露出頭，拚命地游過來。在甲板上看到這情形的魔人普連陀，連忙舉起了手槍。





『瞧吧，同志！我送他到地獄去！』

說着他就開了一槍。

只是一顆子彈，在波浪間浮沉的馬眞士官的臉噴出了鮮血，瞬間就沉到海裏去了。

血戰已經完了！

興奮、殺氣和死亡的恐怖，頓時由我的身上消散了。我呆立在甲板上，雙手還握着手槍。這時忽然由後面傳來耳語：

『詹門，振作精神吧！』

我連忙轉向後看。

十六隻手槍

原來那是葉斑。剛才他究竟躲藏在那兒呢？他繼續向我耳語。

『我是按照約定躲藏在後邊的。你怎麼跑出來呢？』

聽到他的質問，我却無言可對，眞不知怎麼說明啊！過了一會兒，我才回答他。

『原諒我吧！我是拼命的！』

『也許你說得對，但我們不能與這惡魔長久在一起呀！』

葉斑說着，就走近普連陀的前面，並且靜靜地說：

『像你剛才所說，我們的同志已經「勝利」了。但是從現在起，我不想再跟你一起行動了。你說怎麼樣？可不可以解下小船給我？』

『小鬼！哼，你可是眞大膽！』

魔人像雄牛似地吼了起來。

『是你一個人單獨出海去嗎？』

『不，不只是我一個人吧！也許裏面有不想殺人的。希望離開這隻船的人走出來吧！』

矮人的葉斑拼命的用眼睛掃視同志。

我立即走了出去。不久，跟着我已有數人走了出來。囚人四名，船員的同志二名。看到這情形的魔人普連陀就『嗯！』了一聲說：『你們打算背叛我，到法院去告狀嗎？可不能原諒你們了！』

說着就把手槍口逼在葉斑的胸前。

『等一下！如果這祕密洩露了，不是全部的同志都會被判死刑嗎？』

葉斑的臉非常地蒼白。

『誰願意自己上絞首臺呢？但如果你不答應，解下小船，那麼我們只好跟你同歸於盡了！』

他說着也就把拿在雙手的手槍，抵靠在魔人的胸前。

走上前的我和其他的六人，也同時把雙手的手槍舉起來。

魔人終於被十六隻手槍包圍住了！

『你們想開槍嗎？等一等！』

魔人咬着牙，不得不丟下了手槍。

『去吧！快去解下小船。但這兒是離開非洲西方七百海里的海中啊！』

他像吼似地喊道。

離開非洲大陸西方七百海里！究竟有可能划小船去嗎？不，普連陀的話是不能相信的。

我們冒着生命的危險也要走啊！

八個人全都這麼想。這八人才是眞正的「同志」了。

一桶水，餅干一桶，鹹肉一桶，還有圓規和海圖，只帶了這些東西，八個人就坐上小船

去。

我們划過波浪與波浪之間。

葉斑喊了聲：

『我們終於得到自由了！』

『是啊！你說得對。』

我們異口同聲地回答他。

我們是由地獄裏逃出來的。

可樂利・司庫脫揚着帆，向東方開走了。暴動的魔人得勝了，但是還有一個醫師、兩個看守、司機二人並不傾向他們。我記得他們還是藏在船底下的，不知他們會搞出什麼事情來？我跟葉斑談起這五個人的命運。

一百桶火藥

水連天，天連水，水平線接上青色的天空。葉斑指着東邊說：

『地獄船正在走呢！』

遠遠的水平線上，還能看出斜形的船帆影。小船上的八個人，同時注視那邊。忽而漆黑的煙柱向天空衝上，同時傳來雷聲似的聲音。帆影已看不見了。

『爆炸呀！』

『地獄船爆炸了！』

『我們救他們去吧！』

我們向水平線上的黑煙，加速划上去。

我們爲着要急救生存者而拼命，由此也可見我們八個人是還有一些良心的了。

黑煙漸漸地散開在青空中。小船好不容易划到那地方，但是我們只看到船的破片、大小的箱子、木材等東西，却看不見任何一個人影了。

『沒希望了！他們都已經完蛋了！』

『普連陀也……』

『魔人受到天罰了！其他的人也跟着犧牲了！』

八個人異口同聲地說道。

『我們該怎麼辦？』

『沒法子，還是向北走吧！』

大家做成這樣的決議時——

『救命啊！』在小船的右側傳來了這樣地喊聲。

大家一看，原來一個船員抱着木材，拚命地喊叫。我們連忙把這船員救起來。

這船員就是哈多順哪！

那時還年輕的哈多順，恢復了元氣後說出了下面的經過。

你們八個人走了之後，普連陀立即下命令，要大家下到中甲板上去。兩個看守也被找出來後槍殺了。三等司機和醫師都被拋入海中。只剩下一等司機一人，不知藏在那兒？同志與普連陀，握緊手槍下到下甲板去。

船底下有由英國運送澳大利亞的一百桶火藥。在那火藥桶的空間裏，一等司機却站立不動。

普連陀和同志十人，一齊舉起了手槍，瞄準了一等司機。我也是其中之一。但那一等司機已經把火藥桶的木蓋打開了。他手裏拿着火柴的火，拚命地喊。

『打吧！大家會同時飛上天空的！』

這瞬間後，就起了大爆炸了！好厲害的火和爆炸聲！

忽然我的眼睛昏花了，同時暈了下去。醒過來時，已經在海上了。我連忙抱住前面的木材，然後看到這小船就喊叫起來了。

那火藥的大爆炸，不是一等司機的甘砂點燃的，我想那是在前一秒間普連陀打的手槍引火而起的。我能生存那是天保佑我的啊！

青年船員哈多順，講了這些話後，就躺在小船的一邊閉起眼睛。他的臉上和右半身還受了相當厲害的火傷啊！

「第二事件」的開始

我們乘坐的小船，三晝夜不停地向北划上去。第四天的早晨，才被澳大利亞的汽船福多斯巴號救起。

船長相信我們九個人是蒙難的，所以到西多泥港後就讓我們上陸了。

我和葉斑商量之後，到西多泥的金礦地當了坑夫。我們終於躲藏在有來自世界各國的人集合的金礦了。從此我把名字改爲「杜利巴」，葉斑也同時改爲「貝特斯」。

其他的七個人已經散失，不知往何處去。

我和貝特斯在金礦認眞地工作，幸虧兩個人都成功了。於是我們由澳大利亞出發，周遊了各國之後，然後回到本國。我們買了土地，終於再得到和平寧靜的生活了。但是兩個人都有黑暗的過去。在西多泥港離開的七個人之中，如果有人出現暴露我倆的祕密，那時我們的一生也就破滅了。貝特斯和我都異常關心這一樁事，所以我們才約定了一種祕密的通信暗號的。

親愛的馬克達！

千萬不要責備父親的過去，一切都告訴你了。那突然訪問爸爸的人，就是三十年前由大西洋的海中救起的船員哈多順……。

我從他出現的那一天起，已經覺悟到我的命運是走到最後了。乞丐般的哈多順是帶有極惡劣的性質的。他不會這樣地放過我們哪！

親愛的馬克達！

爸爸寫完這自白書後，還得計劃將來如何對付他。

生命的危險迫近眼前了！

再見吧！親愛的馬克達！

再三地希望你，不要像別人般責備我吧！

馬克達父親長長的自白書，在這兒已經告完了。

我讀完之後，馬克達哭着說：

『誰會責備父親呢？福爾摩斯你說不是嗎？』

『嗯！』

這時我才想起來，如果我早一點去推想哈多順所說的祕密，勸馬克達的父親去自首，貝特斯和哈多順一定會被捕的。然後請個有力的律師辯護，並且那是三十年以前發生的事了，三個人一定會被判無罪或輕罪的！

這樣馬克達的父親也就不會受到哈多順的威脅，或受到密碼信的刺激了！

『你將來不是變成大偵探就會是大盜賊！』

馬克達的父親，曾這樣告訴過我。仔細一想，揭開祕密，或像救老伯這般可憐的人，不是「偵探」的任務嗎？

這樣一看，偵探並不是什麼不好的職業，而是很高貴的呀。好，我大學畢業之後，一定去幹偵探工作！

在哭泣的馬克達眼前，我這決意更加堅强起來。

那麼哈多順與貝特斯，究竟怎麼了呢？我調查的結果，兩人已經行蹤不明了。更進一步的調查之後，才知道貝特斯給老伯通信後，收集了所有的現款，逃入法國了；哈多順也終於行蹤不明，不知去了那兒？

奇人先生的最後

深夜的圖書室

才人先生是個奇人

委任我擔任偵探工作的同級生「穆斯凱」，他出生於英國有名的貴族家。

「穆斯凱家」——祖先可能曾經是英吉利國王。在「哈爾斯頓」的地方，至今還佔有廣大的土地和像古城似的大邸宅。

這貴族青年的臉，長而白，有圓大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他的身材是瘦小的。雖說是貴族，但跟我們在一起過着學生生活的他，相互的感情是很濃厚的。他常說：『我是你們的伙伴啊！』

『你說的，那警察也查不出眞面目的怪奇事件，是什麼？』

我這麼問他。穆斯凱就說：

『嗯！家父已在去年去世了。我繼承了家產，但那家庭却非常地複雜啊！』

他苦笑着這麼說道。

『是祖先遺下來的大廈，所以反而累了你是嗎？』

『是啊！它只是古老而廣闊得很呢！並且，我很討厭那些僕人哪！』

『既是討厭的僕人，統統把他們解雇不就得了嗎？』

『但，其實並不那麼簡單啊！我家制定有非常麻煩的傳統條例，所以不能隨便解雇他們的。』

『不能解雇的僕人，究竟有多少人？……』

『頭一個就是叫「執事」的傢伙，他是專管家事的。還有廚師，只有一位。但是下女却有八個人呢！』

『嘿！這麼多的下女……』

『還有啊！用人兩個，及他們的太太，還有很多的孩子……』

『全都住在府邸裏嗎？』

『所以說「複雜」啊！還有——管理庭院的男人三個，三個馬夫和他們的太太……』

『還有那些人的小孩——是嗎？』

『是啊！總計不知有多少人哩。』

『奇怪的事件，是從那兒發生的？』

『剛才我首先提到的「執事」，就是這事件發生的中心啊！』

『從頭再詳細地說一次給我聽吧！我尙是偵探的幼稚園生呢！』

『但你的才能說不定是超人的呢！做爲這次怪奇事件中心人物的執事，他名叫「普朗頓」是個男人。這個人的頭腦，非常靈敏。

他從前是個小學教師。我的爸爸發現他是個有才能的人，立即請他辭去教師，到我家來當執事。

這位先生是一位勤勉用功的人，所以精通法語，西班牙語，德語和俄語，並且印度語也說得非常流利呢！不但如此，如給他樂器，無論怎樣困難的曲子，費不了一點鐘，就能把它奏的非常動聽。他的才能眞是驚人哪！

有一天，我向他說：像你這樣有才能的人，如果到倫敦去發揮自己的力量，不是比在這兒當執事還好嗎？但普朗頓先生，却從容地笑着說：

『不，我並沒有那麼大的希望哩！』

他是個天才無疑，但這麼沉靜，一定也是個奇人！

那時，我這麼想。

但過不了多久，我却發現這位普朗頓——奇人先生，像奇人般的做出奇怪的行動來了。

一張黃色紙

那是暑假結束前一星期的星期四晚上的事，晚飯後，我連續喝了兩杯咖啡。

十一點左右，我躺在牀上，却不能入睡。一定是那兩杯咖啡在作祟。腦袋煩累死了，眼睛一味地瞪大起來。翻了幾次身，我想：

「他媽的！起來喝點酒吧！」

由於一直不能入睡，只有增加痛苦，我終於起來了。

打開燈，一看鐘錶，是上午兩點八分。已經是午夜了。

「如果喝了酒，也許更不能入睡。讀些小說吧！這樣，也許不久就能入睡的。」

我這麼一想，穿上拖鞋，帶着手電筒，就走出二樓的寢室。

今天下午讀了一半的那本小說，忘了在撞球室，我眞是健忘哩。

那撞球室就在樓下的走廊邊端。右側是圖書室，左側是獵槍室。我下樓梯，走上前去，忽然喫了一驚。

那圖書室的門，被打開了一半，從裏面射出了電燈的光線！

「喲！有小偷？」

我這麼想。可是只是一瞬間，我的勇氣，勃然地抬起頭來了。走廊的壁上，陳列着祖先由印度軍沒收來的古武器。我從那兒選擇了一把斧頭，並且消滅掉手電筒的光，躡手躡脚的走進圖書室的門邊去，然後往裏面一窺視，出乎意料之外的，在裏面的人不就是執事的普朗頓嗎？

「在這深夜裏，不知搞什麼鬼呀？」

原來，不是小偷進來，而是普朗頓執事，還是穿着白天的衣服，靠在椅子上，膝上放了一張白紙，把雙手倚在下巴頦兒，注視那紙上。

「奇怪！不，是否正在用功？他是個奇人先生，所以深夜進入圖書室……，但還是看看情形吧！」

我還是沒有離開圖書室。

普朗頓旁邊的桌子，點着小小的蠟燭。那奇人先生，在燭光下，一心一意地注視着紙面，不知想些什麼？」

「那張紙上，不知寫了些什麼？」

我悄悄地伸出身體，由門縫兒窺視；那張紙並沒有寫什麼字，也不是什麼圖樣，雖然不能看得清楚，但好像是地圖。

「究竟是什麼地方的地圖？」

我覺得沒有法子明白。這時，那奇人先生把紙放置一旁，忽然站了起來。

「咦！他要幹什麼？」

奇人先生並不知道我在注視他。他走向壁旁的櫃臺邊去。並且，由衣袋裏取出鑰匙，打開了上邊的抽屜。

「這櫃臺也是祖先傳下來的。每一個抽屜，也都擺滿了古舊的圖書。雖然他是個執事，但也不能隨便打開它的。眞是可惡的傢伙！並且在這深夜裏，不，白天也不能幹這種事的！」

我非常生氣，但終於暫時忍了下來。

奇人先生還不知道我在門縫兒窺視着他。他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張黃色的紙，又倚靠在椅子前面，張開在蠟燭的燭火下，一心地注視它。

這張黃色紙，我却認識。那是穆斯凱家的祖先遺留下來的。裏面寫的是些夢語似的文章，不知是什麼意思。但是在長子滿二十歲那年的成人儀式上，就必須讀這張文章。

在我成年之日的儀式中也曾讀過，所以我才認識呢！

說到這裏時，我却叫穆斯凱稍停下來。

『等一下！那像夢語似的文章，你還記得嗎？』

這是一個做偵探的一定會問的！因爲誰都知道，「奇人先生」與那奇怪的文章一定是有關係的。

一連串的怪奇事件

『嗯！我是沒記起來，但是我已經把那文章抄來了。請你看！』

穆斯凱從上衣的口袋裏取出紙片，就把它張開了。我一看，上面寫着：

那是誰的東西？

是已經離去的人所有！

那，會變成誰的東西？

確定要來的人的東西！

是幾月？

由前面算起第六個啊！

太陽在那兒？

在柏樹上！

影子在那兒？

在尼列樹下！

要走到什麼地方？

向北十步，然後又十步！
向東五步，然後又五步！
向南二步，然後又二步！
向西一步，然後又一步！

這樣就在下面！

讀完了，我交叉着手臂，向穆斯凱說道：

『你說得對，這張文章是一篇謎文，而且用的是問答題的方式啊！』

這時，穆斯凱潔白而細長的臉，也露出了苦笑：

『貴族的家系，眞是奇妙，從三百年前，就有長子的成人儀式哩！並且讀這種無用的文章，變成了代代的傳統？』

『不，儀式只是形式而已，但這篇文章，好像並不完全無用啊！』

『咦！是嗎？你是否已經知道意思了？』

『還不知道，只是以我的直感覺得，一定是有非常意思。』

『非常意思？那是甚麼意思？』

『如果不能揭開這文章的謎，那是不可能知道的。』

『福爾摩斯！難道你也不知道嗎？』

『我想，早晚會知道的。剛才你不是說過。你已在成人典禮，讀過這篇文章嗎？』

『嗯！雖然不知道意思，但我却是大聲的念過了。因爲那是我的成人典禮哩！』

『那時，奇人先生的執事普朗頓，是否也在場？』

『是的！他就在家父的後面，從容地坐着呢！』

『那麼那時，才人先生的他，一定感覺這謎文有個非常的意思了！』

『哼！是嗎？』

『所以說不定從那時候起，每天的深夜，他就擅自進入圖書室，熱心地研究這篇謎的文章呢！』

『那奇人先生，眞是可惡極了！原來他已經費了好多時間，研究它了。』

『在那圖書室，然後發生了甚麼事呢？』

『就是從那時起，奇怪的事情就連續地發生了。』

『詳細地說給我聽吧！不要省略啊！』

『好，我不會省略的，但那謎文章怎麼辦？』

『還是聽你的話以後，再說吧！』

「偵探會成功，或失敗呢？」我忽然緊張起來。

福爾摩斯！加油！

你知道，我是不常發脾氣的。

「我在典禮那天，讀的我家傳統的東西，怎麼能隨便拿出來看？眞是可惡！」

我非常地生氣，忽然從門邊，走進圖書室裏去。

執事的奇人先生，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看到我就站了起來。他把桌子上面那張像地圖似的東西，連忙塞入口袋裏。

『喲！是少爺嗎！失迎了。』

他變了臉色這麼說。

『呸！甚麼少爺！』

我走上前去，大聲地質問他。

『喂，普朗頓！在這深夜裏你在做甚麼？』

『是，我想研究一點考古學……』

『如果是這樣，爲什麼擅自打開櫃臺的抽屜呢？』

『是，是我不好！』

『現在已經是上午二時了，你的行動，不能不使人懷疑啊！』

『是，不……我並沒有……』

『什麼是「並沒有……」！喂，天一亮你就快從我家滾出去吧！』

『喲！那……』

『我不是曾經告訴過你嗎？像你這樣聰明的人，不一定要永遠住在這府邸的。到倫敦或其他的地方，去發揮你的才能，不是更好嗎？現在是時候了，快滾出去吧！』

『是少爺！但是我却會受到極大的恥辱啊！』

『恥辱？是什麼？』

『我以爲能在這府邸服務，是一件光榮的事！』

『有什麼光榮不光榮？』

『因爲突然被少爺解僱了，是我個人最大的恥辱！』

『傻瓜，你不是幹了犯法的事嗎？不要說好聽話吧！』

『是的，如果憑不能原諒我的罪過，那麼就把我辭掉吧！但請你允許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喂，被解僱的人，那有這樣的權利呢？還要住一個月……你是否看不起我！』

我愈想愈生氣，大聲地罵他。我的聲音，一時在深夜的府邸裏震盪着。

奇人先生看到我異常的生氣，所以蒼白着臉要求我。——

『少爺！那麼三星期吧！』

『不，不行！』

『那麼兩星期吧！』

『不行！就給你一星期的時間吧！辭職的理由，由你自己決定好了！』

『是的，那沒辦法了，只好這樣吧！』

這樣，那奇人先生就喪氣地走出圖書室。

我把那張黃色紙，收入抽屜之後，就用奇人先生的鑰匙鎖了起來。熄了蠟燭的火，回到寢室，我已經忘了讀小說了。

生氣之後，反而容易入睡。我一直熟睡到第二天早上。

你想，那奇人先生後來怎麼樣嗎？他答應我一星期後要出去，但是三天後的早晨，他就不見了。拼命地哀求我，要多居留一個月，不然三星期，兩星期也可以——這樣的他，三天就不見了，你說奇怪不奇怪？不但如此，事實證明他並沒有走出府邸去哩！

不見了，但他並不是出去的！

這樣，不是愈來愈奇怪嗎？而且雙重的怪事，又發生在庭院的池中了。

福爾摩斯！仔細想一想吧！拜託你了！

從池裏發現出來的東西

茶青色的大眼睛

下面是穆斯凱所說的「極奇怪」的話。

在深夜的圖書室裏，我罵過奇人先生後第三天的早晨。我在二樓的食堂，吃完晚餐後，在走出走廊時，忽然遇到了下女的麗眞。

我記得麗眞是二十二歲。她的身體非常衰弱，已在牀上躺了兩、三天了，臉色異常地蒼白，並且瞪大着眼睛。

『麗眞，是不是醫生允許妳離牀？』

『不！是！』

麗眞的回答含含糊糊的，不知那一句才是眞的。

『臉色不太好嘛！等完全恢復健康，才開始工作吧！』

『是！……』

麗眞茶青色的大眼睛，奇怪的正視我的臉。

「喲！她是不是又發瘋了？再暈下去就糟了！」

我不禁替她擔心起來。

麗眞常常會像瘋人似地，不管什麼地方就會暈倒下去的，眞是沒辦法啊！

『馬上回寢室去休息吧！』

『不，少爺！我已經完全好了！』

『還是先去請示醫師後再決定吧！』

『是！』

『有什麼事嗎？』

『是！不！』

瞪大着茶青色的眼睛，蒼白的麗眞非常惶恐似的。

『到樓下去吧！如普朗頓在的話，請他來一下！』

『執事先生已經下去了！』

『什麼？下去了！』

『是，所以……不！』

『奇怪？下去什麼地方？』

『啊，是啊！那個人已經……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忽然她很高聲地笑了一陣，就頹然地靠在壁上了。

我急忙跑進食堂後，就按了電鈴。

『把麗眞帶到寢室去吧！普朗頓怎麼了？』我對出來應門的下女說。

『是！執事先生並不在府內呀！』

我覺得很奇怪，立刻想去找他。

但那奇人先生普朗頓，和下女的麗眞，已經有結婚的約定啊！

於是，我又向穆斯凱問：

『等一下，普朗頓已是四十歲了，但未曾結過婚嗎？』

偵探對於可疑的人物，是應該多問問有關的事，才能判斷是非的呀！

穆斯凱注視着我說：

『嗯！奇人先生是結過婚的，但他的太太已經去世了。他和麗眞是最近才提出訂婚的申請的！核准用人的婚事，是我家一向的傳統啊！』

『然後怎麼樣？』

三天的大搜查

核准用人的婚約，眞是沒有道理。所以我就說：『那是你們的自由啊！什麼許可不許可

的？』「少爺眞能了解我們的心情」。也許兩人都這麼想着，他們的臉上似都浮出了笑容。

穆斯凱非常詳細的說明，對於偵探工作是很有益的。

普朗頓失蹤了，因此他愛人的麗眞由於過度的煩惱，所以才來告訴少爺您的吧！然而突然發病，才暈倒下去的。那普朗頓的去處，現在知道了嗎？

『就是說奇怪嘛！我也去過普朗頓的寢室，但床上並沒有睡過的樣子哩。我想奇人先生是前夜就走了，所以也到過他時常辦公的那室內去。』穆斯凱繼續說下去。

但門却鎖着。我叫「紅女」的下女，帶來另一把鑰匙打開了，但這兒也找不到他。把窗子詳細地檢查了一番，但每個窗子都鎖得很好。不會是由窗口跳出去的，也許由門口走出去之後，才鎖起來也說不定。

我們又分別把室內調查過，但外出用的上衣、褲子，都掛得很整齊，鞋子沒有穿出去，桌子上還放置着錶和錢袋呢！

愈想愈奇怪？普朗頓並沒有外出啊！

『昨晚到什麼地方去？你們有沒有看到他？』我問紅女。

『沒有，我們全不知道哇！大家也正覺奇怪呢！』

『眞的奇怪！』

『是啊！這室內的拖鞋不見了！』

『嗯！眞的，一定穿了拖鞋，不知往那兒去了。他的去處，一定不會太遠，鞋子還在啊！』

『那麼，是不是在這府邸內呢？』

『嗯！也許可以這麼說罷。』

我的府邸非常地廣闊。一個人失踪了，可也不能不找他。身爲少爺的我，感到責任的重大，所以立刻召集下女們、廚師、僕人、三個庭院工人和三個馬夫，開始府邸的大搜查。

「大搜查」好像是有些誇大，其實要搜遍這古舊而像迷宮似的，幾百年前的建築物，實在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工人和他們的太太，連小孩也總動員了，眞是大規模的搜查。

府邸內分成舊館和新館兩部。舊館已經差不多沒去使用它了，很多地方連我也尚未進去過呢。裏面滿是蜘蛛網和塵埃，並且非常黑暗，每個室內都鎖得很緊。不是一天的工夫，就可以全部找完這部舊館的。彎彎曲曲的走廊，不知通到什麼地方，沒有實際地去走，是不容易判斷的。各地方都有樓梯，這也是非常古舊的。下女們害怕得不敢進去，都中途就跑掉了

由舊館到新館，這樣已費了三天，但普朗頓的行踪仍舊沒有，不知往那兒去了。

這段期間內，下女的紅女常來告訴我說：

『少爺！麗眞正在發高燒啊！她一會兒說夢話，一會兒又哭，眞是沒辦法哩！』

『請醫生來吧！妳順便照顧她吧！』

『是！』

紅女恭敬地走出去了。她倆究竟是朋友啊，但是好像不太高興看護她的樣子呢！

奇人先生普朗頓，究竟到那兒去了呢？

我非常地擔心，所以終於報告警察了。

奇怪！奇怪！

於是警察局就派了分局長，和專門的偵探們來

『名家的穆斯凱府邸內，發生了事件，我們一定會盡力去辦的！』

有着長鬚的分局長，像很有自信似地這麼說。他指揮很多的警察和刑警搜查後，嘆了口

氣說：

『嗯！這府邸眞像是座迷宮，而事件却也夠離奇啊！』

刑警們，最後由草地到邸園的小路，樹蔭下，全部搜查後，也沒發現什麼踪跡。

事件愈來愈離奇了！

我終於中止搜查的意思，向警察們說：

『請到那邊的食堂休息吧！辛苦你們了！』

我請他們到樓下的食堂後，以茶點招待他們。吃過茶點後，他們又開始議論起剛才的搜查來。「嘩啦嘩啦」，聲音非常地吵雜。

我靜靜地聽着他們的議論，但是我覺得他們的意見，沒有一個是正確可靠的。這時候，我就想起福爾摩斯你了。

我去拜託福爾摩斯吧！也許他會替我揭開這個謎的。

『停！「也許」嗎？不太可靠吧！』

『嗯！其實你不是曾經說過「尙未成爲偵探的一份子」嗎？』

『哈哈哈！雖然我這麼說，但我有我的辦法啊！快把話講完吧！「雙重的怪事，由池中

出來。」那些話，怎麼了？』

『快了。喧嚷的聲音中，從走廊跑進來的是下女的紅女。她注視我的臉，吐了一口氣！』穆斯凱繼續說。

『紅女，發生了什麼事呢？』

『麗眞不見了！』

『什麼？她不是發高燒在牀上嗎？』

『是的，但是我剛才進她的房間時，她已經不在牀上了。窗子被打開來……』

『奇怪？是由窗口跑出去的嗎？妳是不是外面也找過了？』

『是，我已找過……』

分局長聽了跑過來問我：

『又是誰失蹤了？』

『一個叫麗眞的下女失蹤了！』

『爲什麼？』

『原因還是不清楚！』

『嗯！搜查開始！』分局長又下了命令。

警察們一齊站了起來。一共有十一人，這次又是大搜查了。

我也站起來，走進麗眞的寢室去。

倉庫裏的鎗

麗眞已不在寢室，窗子被打開，也看不見鞋子。鋪在牀上的毯子，好像是剛睡過的。

分局長看了看周圍，問紅女說：

『有什麼東西不見嗎？』

『只有鞋子不見了！』

紅女這麼回答時，忽然從窗外傳來刑警的叫聲。

『好，等我！』

探長喊了一聲，就由寢室到走廊，然後跑出外面去。我和警察們也跟着跑出去。

窗口下面，果然有女人的鞋跡。那是由窗口跳下去的，鞋跟很小。

探長伏下去注視那脚印，又下了一次新命令。

『嗯！是新的脚印啊！追她吧！』

刑警和警察，又分散着跑前去。從那邊跑過來的三個庭院工人，問我說：

『又發生什麼事了？』

『麗眞失踪了！』

『嘿！執事先生失踪不久，這次又是麗眞小姐失踪！眞是奇怪？』

『喂！不要呆立着，快一齊搜查吧！』

『那麗眞小姐，頭腦不是有點不對嗎？』另一人問那紅女道。

『喲！這兒……探長，這兒也有個脚印！』

一位刑警在草地上發現了同樣的脚印。

大家一齊向那兒跑去。

因爲四面都是草地，所以如果不詳細地看，是不容易發現的。刑警們對於這樣的事，倒是非常敏感。草地上有一連串的脚印，點點的連在一起。

『喲！在這兒！』

『一定是蹣跚地跑去的，脚步非常亂啊！』

脚印越出了草地，接着在地面上出現。

在二十公尺前面，有一個古老的池塘。它並不大，但周圍的岸，却非常地高。

麗眞的脚印，一直連接到那池塘的岸邊。

『嗯！由這兒……』站在岸上的探長，注視着池水說：

『投水自殺的啊！其他再也看不見脚印了，一定是自殺無疑。』

他向旁邊的庭院工人問道：

『這池塘有多深？』

『大約有三公尺！』

『底是泥土還是砂土呢？』

『那是幾百年前的池塘，所以泥土非常深啊！裏面是沒有魚的。』

『一定是沉到泥土中了！』探長看着我說：

『我想把屍體撈起來，有什麼器具嗎？』

紅女兩手掩臉，哭了起來。

「麗眞投水自殺了！」我也非常可憐她。

「不管怎麼樣，還是趕快把屍體撈起來吧！」這麼想着，我立刻命令三個庭院工人說：

「去準備撈屍的用具吧！」

「喂，有什麼東西嗎？木棒恐怕不行啊！」

「倉庫裏不是有錨嗎？」

「喲！是啊！」

這麼說着三人就跑向前去。

你猜，這是什麼？

府邸內引起了一陣騷動。

「麗眞投水自殺了！」

「眞可憐！」

「一定是執事先生，離開了她，她才這樣的。」

「但，不一定要自殺不可呀！」

「一定是思念過度了。如果是我，也會去自殺的呀！」

下女們這樣地議論着。

僕人的太太們和小孩，也都聚集到池塘邊。每個人的臉上，都浮出了不安的神色。他們都想看麗眞的屍體。

庭院工人帶了五個大的錨來了。把粗大的繩子綁在錨之後，三個人把一個錨，由岸上沉到池中去。

「大概不會太遠吧！」探長摸了摸鬍子說。

「從脚印的附近找起吧！如果鈎到了，馬上拉上來吧！」

我一心地注視着五條繩子的動態，紅女在我的旁邊，也哭着注視池中。

五個錨差不多都沉入泥土中了。五條繩子，全部拉的很緊，把它由岸上，盲目地往上拉。大家的眼睛，都注視在那幾條繩子了。

「麗眞的屍體，快要撈上來了！」

竊竊私語的女聲中，帶有恐怖的聲調。

「喲！鈎到了！」庭院工人其中一個叫王馬的，忽然叫了起來。

大家一齊向那兒注視。繩子漸漸地拉上來，大家都屏住氣不作聲。

其實，我在發抖呢！

其他兩個庭院工人，也幫忙王馬拉起了繩子。繩子尖端的錨，終於浮出水面來。紅女放出聲音，哭了起來。

『喲！』

『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拉繩子的三個工人喊了起來。

我也看了鉤在錨上的東西。

福爾摩斯，你猜，那是什麼東西？

森林中的大搜查

粗雜器具的謎

『喂，「你猜什麼東西？」你忽然這麼說，我怎麼會知道？我又不在現場哩！』我說。

但穆斯凱却說：

『嘿！是嗎？做偵探的，不是不看也可以猜想到嗎？』

『哼！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我還是「幼稚園的學生」啊！』

『我特地拜託你，你不要這麼鎮靜啊！』

『那有什麼辦法呢？不過，從池中撈出來的那東西是什麼？不是麗眞的屍體吧！』

『不是屍體，那是個袋子哩！』

『咦！撈起了袋子嗎？是什麼袋子？』

『大麻袋啊！』穆斯凱又說下去——

『哇！』岸上的人，都一齊發出驚異的聲音。

『喲！池中沉有這樣的東西？打開看看！好像膨脹了！』鬍子探長也瞪大了眼睛。

三個庭院工人，好不容易的把麻袋拉上岸之後，解開了繩子，打開了袋口。

『裏面好像有什麼東西似的！』

『快拿出來看吧！』

『哇！零零碎碎的東西，很多啊！』

王馬說着，就從裏面抓出一把東西，排在脚邊。各種形狀，大小不同的五金類，全都生銹了。黑的也不知究竟是石頭或是玻璃，大約有二十幾個。

『祇有這些東西嗎？』

探長捻了一下鬍子，這麼問道。王馬張開了右手，說：

『我已經全部拿起來了，裏面已經沒什麼東西了！探長！這零零碎碎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嗯！零零碎碎的東西嗎？……』鬍子探長像很難說明似的，向旁邊的組長柯寧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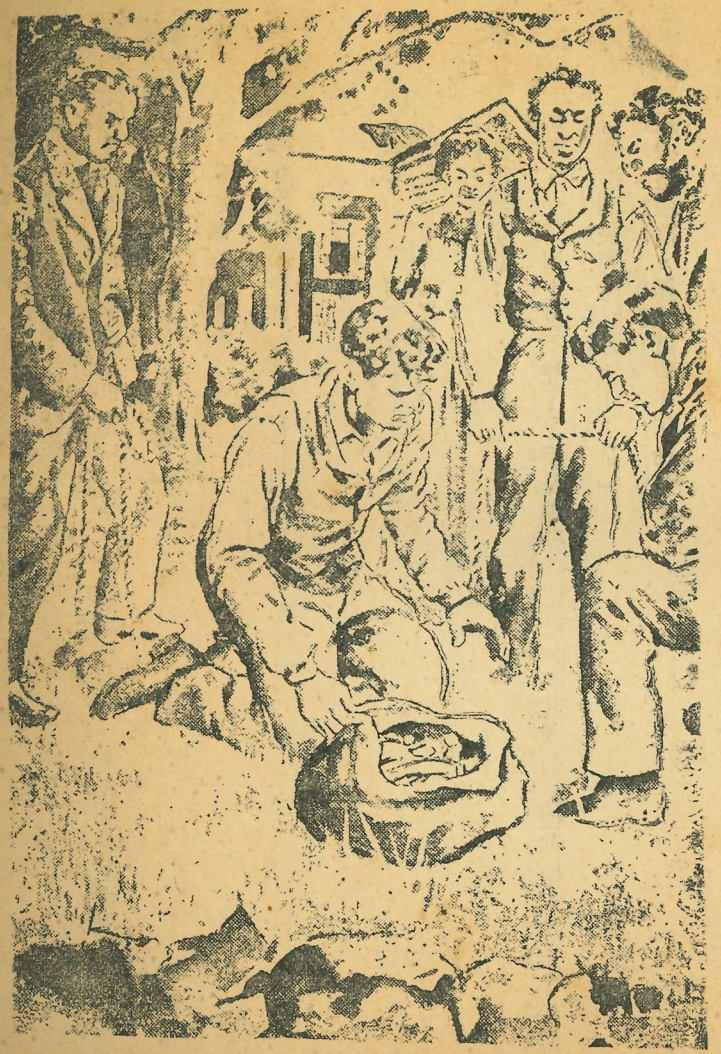
『你猜那是什麼東西？柯寧君！』

『我也不太清楚！我去請古董商來鑑定吧！』

『嗯！是古舊的雜物……一定沉在水裏很久了吧！』

『不！探長，你說錯了！』

『哼，是嗎！那麼你怎麼說？』



『這麻袋，不是還很新嗎？如果是沉在水裏很久了，這麻袋的泥土會附上更多的。裏面雖是古舊的雜物，但從這麻袋沉下的時間看，一定是昨天或今天的事啊！』

「不愧是刑事組長，他的話說得非常有道理。」我這麼想時，那柯寧向我發問：

『這些金屬雜物，你是不是曾經看過？』

『不，我從未看過這些東西啊！』

『那麼，這倒成了謎樣的雜物了！嗯……』

刑事組長，開始沉思。

我的話已經說完了

然後刑事組長柯寧就說：

『麗眞的脚印，到了岸上就不見了？不是她帶了這麻袋，投入池中後悄悄地逃走？不然，就是她自己也和這麻袋同時跳入池中了？』

柯寧刑事組長這麼說，探長就再下了命令：

『再搜查池底！』

警察和三個庭院工人，又把五個錨拋入池中，開始搜查池底。

但是費了一小時多的時間，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停止搜查！』探長終於失望了。

『麗眞並沒有沉在池底啊！』紅女低聲而像是放心似地說。

但柯寧先生却向探長說：

『聽說那位小姐神經不太正常，所以有搜查森林的必要吧！』

『嗯！是嗎？或許去上吊了呢！開始搜查森林！』

紅女嚇壞了。

事情弄得愈來愈麻煩了。我雖然很累了，但是在責任上，我可不能進去休息，只有跟大家到森林裏去。

森林的大搜查！這工作比搜查新舊兩館更是困難多了。在廣闊的森林裏，只有盲目地找。

終於黃昏來臨了，而依然找不到麗眞！

『我們已經盡了力量，但仍然找不出她來。看樣子只有等待日後，看看是否能解決……』

此外是沒辦法了！』

探長像歎疚似地摸了摸鬍子這麼說。

警察也終於回去了。

但是怎麼能把有兩人行蹤不明的案件，放置着而不理會呢？所以我才特地拜託你呀。不要老是說「還是不知道」，快替我想一想吧！我已經詳細講給你聽了！

穆斯凱，那瞪大的眼睛閃亮着。他是誠心來拜託我的。

『嗯！我會想辦法的。但是你的話，是不是全部講完了？』

『是啊！已經說完了！』

『等一等！讓我寫在紙上想一想……』

我把紙放在桌上後，就把用鉛筆紀錄的條文給他看。

穆斯凱所說的「怪奇事情」有四個謎：

一、祖先傳下來的，那些要在儀式中朗讀的怪文章。

（這一定要實地的去揭開它。）

二、奇人先生的執事，普朗頓的行蹤不明。並沒有普朗頓走出府邸外的確實證據。大搜查的結果，也未能發現他。他究竟躲藏在那兒。

三、下女麗眞的行蹤不明。

（她的神經有些不正常，所以也不容易判斷有關她的事。）

四、從池中撈出來的麻袋。

（在裏面的「古舊的金屬雜物」，可能包含很多的問題。）

道理在哪兒？

『但是這四個謎，絕不是各自分立的。一定有一連串的關係……我是這麼想。但目前尚無法完全知道。』我對穆斯凱這麼說。

『是嗎？嗯……』看了看我所寫的條文後，穆斯凱就抬起頭來說：

『這麼說，你還是有偵探才能。』

『不要調侃我了！就是有眞才能，但是不知道的事情，究竟還是不知道哇！』

『不是可以想個辦法嗎？』

『辦法嗎？但我並不相信像鬍子探長所說的，那是「棘手的事件」。如果不下工夫，一定是無法知道這祕密的！』

『是嗎？你在那張紙上不是說「要到實地去揭開它嗎？」是否可以去我家？』

『嗯！我是想去的。』

『那好極了！』穆斯凱，看了看手錶後說：

『巧極！火車的時刻也剛好。立即出發吧！趕快準備啊！』

『我不需要準備的！』

我無論甚麼時候，都是只穿一套衣服的。

我們坐上計程車，到倫敦火車站。跳上再一分鐘就要開行的列車，兩人就相向地坐下來。我終於要到那充滿着謎的現場去了。但在到達以前，偵探必須要有個充分的推理，所以我把帶來的那張抄錄文章，重新再念一次。

『只在儀式中朗讀，像夢語似的文章。我想：這不會含有甚麼重大的意思的；朗讀成了祖先傳下來的儀式，這不是一種形式嗎？』穆斯凱說。

『你如果這麼想也罷。但那奇人先生，爲甚麼深夜裏潛入圖書室，認眞地念它呢？道理在哪兒？』

『所以說他是奇人先生啊！而且他曾經告訴我想研究考古學的。』

『那是胡說的！』

『胡說的嗎？眞是可厭的傢伙！』

『這不能說是可厭，那「帶有驚人才能」的才人，爲了想把這古文的謎揭開而拼命，這一定是有個理由的。』

『你說得對！』

『如果只想研究「考古學」，那麼穆斯凱家，除了這篇文章外，還有更多適當材料的。』

『嗯，你說得有道理！』

『同時，那奇人先生，不是拿一張地圖在參照嗎？』

『嗯，是啊！』

『那張地圖，後來怎麼了？』

『喲！那已經被他收藏進衣袋裏去了！』

『那就是你的失敗！』

『我不是偵探啊！』

『雖然不是偵探，但你是「少爺」啊！爲甚麼不把可疑的問題，向普朗頓執事質詢呢？』

『哇！福爾摩斯，我並不是犯人啊！不要這樣責備我吧！』

『不，我聽完了你的話後，覺得那張地圖才是揭開這個謎唯一的鑰匙啊！』

『唷，是嗎？』

『你也一起想想那篇古文章吧！不要專委任我啊！』

『眞麻煩！』

『喂，是你家發生的事啊！並且，這文章裏一定藏有祕密的。才人的普朗頓，對於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有「先見之明」了。他的頭腦眞是聰明。』

『哇，那麼能說出這些話的你，不是比他更聰明嗎？』

『不要說笑了。快回答我問的問題吧！』

柏樹之王，尼列樹之王

在列車裏，我和穆斯凱開始了問答。

『在這張謎文裏，有兩棵樹木的名字。那是「柏樹」和「尼列樹」。這樣的樹，是不是種植在你的庭院？』

『是的，那是棵壯麗的樹木啊！』

『第一，那柏樹呢？』

『是種植在舊館的正面。不知有幾棵，但都長得很好。』

『很多嗎？那麼裏面是不是有特別高大的？』

『喲！有！其中有一棵長得很好，像是柏樹之王似的。』

『那樹木，是不是長得相當大呢？』

『嗯！樹幹的周圍約有六公尺哩！』

『那麼就是幾百年前的大樹木了！』

『也許是這樣吧！那像是柏樹的祖先啊！』

尼列樹的情形怎麼樣？』

『這已經砍掉了！』

『爲甚麼？』

『被雷擊之後，樹皮裂成碎碎的。三個庭院工人都說：

『「像這樣也會枯死，不如砍起來充爲薪柴吧！」所以就把它砍掉了！雷擊眞不是好事。』

『那是甚麼時候？』

『等一等，我想想看，那是……啊，對了！那是十年前的事，那時，我還是小學生哩！』

『那尼列樹一定也是巨大的樹木了！』

『是啊，也可以說是尼列樹之王呢！』

『其他還有尼列的大樹沒有？』

『沒有了，如果是山櫸或杉樹就多了。』

『砍掉的尼列樹，是不是還有樹頭？現在還留着嗎？』

『嗯！樹頭却是還在！』

『哼！但那謎文裏的問答裏寫着「要走到甚麼地方？向北十步，然後又十步。向東五步，然後又五步」等。但我想：那是普朗頓執事，實地查看了，才畫出來的地圖無疑！』

『喔！是麼？』

『他是把謎文和地圖，互相參照着看的！』

『原來如此！』

『所以他把那張重要的地圖，趕忙放入口袋裏去了。那時，如果你令他拿出地圖，恐怕這次的事件，就容易明白了。眞是可惜！這是「少爺」的大失敗了！』

『呸！我並不是偵探啊！』

『哈哈！我也不是偵探啊！是大學生福爾摩斯哩。』

『好，算了吧！趕快再繼續說出你的意見吧！』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那執事普朗頓，可能已經把這文章的謎，用他「驚人的才能

」大部份解開了。』

『喲！他是怎麼知道的！』

『不知道嗎？』

『因爲不明白才問你啊！』

『等一下！互相的質問，就不能順利進行工作。目前還是我問，你回答吧！』

『隨你的意思好了！快進行吧！』

國王第一世的親戚

『不要催的這麼緊啊！話如說得太快，那會說不完全的。這樣子一來，謎也就更難解釋了，忍耐一下吧！』我却慢慢地說下去：

『執事普朗頓，他在深夜的圖書室裏，被「少爺」發覺之後，再請求給他一個月的時間，或是三星期、二星期，最後又說：一個星期，一定是希望在一個星期裏把這祕密解釋出來，然後把穆斯凱家的祕密財寶獨吞。你想怎麼樣？』

『等一等！你說的那些財寶，我可未曾聽過啊！有這樣的東西嗎？』

『有的！所以祖先才把這像謎似的文章，傳給子孫的！』

『哼！子孫就是我啊！』

『所以你要繼承它呀！如被執事奪取，那怎麼對得起祖先呢？』

『眞麻煩！但家父並沒說出這樣的事啊！』

『令尊也許不知道這文章的祕密呀！他可能以爲只是在儀式中朗讀，而沒有其他用處的呢！』

『那祖父也這樣想麼？』

『當然，也是這樣想的！』

『喂，福爾摩斯！不要輕視我的祖先啊！』

『哈哈，如果你祖先有人知道這祕密，那麼早就把那財寶取出來了！』

『是嗎？那麼現在的執事——普朗頓，比我的祖先還聰明多了！』

『是啊！』

『那麼我就是「傻少爺」了！』

『就是！』

『哼！豈有此理！』

『生氣也沒用啊！我問你，穆斯凱家第一代的祖先究竟是誰？』

『叫「薩・列弗・穆斯凱」是國王邱爾斯一世的親戚！』

『邱爾斯國王一世，不是在一次叛變中被殺了嗎？』

『是啊！好像有這樣的傳說哩！』

『不是傳說，是歷史啊！』

『還不是一樣嗎？然後，我祖先的穆斯凱就爲了邱爾斯二世的登王位而奮鬪，大概是這樣吧！我對於歷史是不太感興趣的，所以記得不太清楚！』

『身爲子孫的少爺，怎麼可以忘掉祖先的歷史呢？』

『哼！算是我的腦筋笨吧！』

『這篇謎文，一定是邱爾斯國王一世的親戚，薩・列弗・穆斯凱寫的！』

『哪兒有甚麼古時的祕密財寶呢？』

『我們是去那兒偵探的啊！』

『瞧！你不是偵探嗎？』

『哈哈，如果成功了，我想幹偵探哩！』

『下站就是哈爾斯頓站了。』

『那麼就要到了！』

兩個人到達目的地——哈爾斯頓站。由車站坐車到穆斯凱家去。是成功？或失敗？我的精神異常地緊張起來。

六月的太陽與影子

你要吃什麼？

站在穆斯凱家舊館的前面，我心裏想：

「啊，英國眞是個古老的國家！」

牆壁上生了很多青黑色的古苔，快要崩下來的窗都非常地小。是幾百年前的建築物。一看，石柱上刻有一六〇二的數字，這數字也已經帶黑色了，眞是古舊。

『這是西元一千六百零二年建築的，是在列車裏說的那薩・列弗・穆斯凱時代……』

『歷史我並不太詳細啊！』

「那邊的是不是新館？」

「嗯！是的！」

「雖然說是新館，但不是很古舊了嗎？」

「古舊也是新館啊！據說是六十年前建築的，所以總比舊館新哪。」

「森林也太古老了！」

廣闊的庭院，四周都是茂盛的森林。

「柏樹之王是那一棵吧！」

這也是在列車中聽到的，「其中有一棵，長得很好。」我指着那棵樹問道。

「嗯！是啊！那是柏樹之王！」

「樹枝也非常茂盛啊！」

我這麼說時，由新館那兒，有一個穿白上衣，綠裙子的女人跑來。她的年齡大約有二十二、三歲，是一個青眼、銀髮的姑娘。她跑到穆斯凱的前面，就鞠了一躬說：

「少爺！你回來了！」

「嗯！」少爺點了點頭，就說：

「這是我朋友的福爾摩斯。是從倫敦來的！」然後又說：

「她叫做紅女！」

「喲……」紅女的臉，忽然紅了起來。

「準備開飯吧！在我室裏就好了。我們馬上就去！」

「是！」

「福爾摩斯！你要吃甚麼？」

「等一等！叫庭院工人的王馬君來吧！」

「甚麼？叫王馬幹嗎？」

「要他幫忙些事情啊！」

「喲，要開始了嗎？紅女馬上叫王馬來吧！」

紅女像吃驚似地，看了看我，就點着頭跑去。

我一到此地就開始偵探工作。

「喂！穆斯凱！」

「哇！甚麼事？」

『到這兒以後，我對於那謎文有些了解了！起初「那是誰的東西？」那「東西」是一定指那祕密財寶無疑！』

『嗯！是嗎？』

『我想不會的！回答那質問說：「是已經去的人所有！」這必定是國王邱爾斯一世。他是被殺而「已經去了」天堂或地獄呀。』

『猜得眞巧妙！下來是甚麼？』

『你已記不得了嗎？「那，會變成誰的東西？」邱爾斯一世被殺，到天堂或地獄去了，所以祕密的財寶就「確定要來的人的東西」，這是逃出國外的邱爾斯二世，想要登王位，而再度回英國，所以「確定要來」了。』

『你的頭腦眞聰明！但你的想法，是不是正確呢？』

『第一世已去世了。所以那確實會成第二世的東西啊！但那「東西」是甚麼？這是謎的中心哩！』

『那不是王位嗎？由第一世傳給第二世……怎麼樣？我的頭腦也不會太笨了吧！』

少爺的穆斯凱，又示威了。

奇怪！離奇！

『嗯！你的頭腦也不錯！』我向穆斯凱這麼說。

『但怎麼能把王位藏在某地方呢？並且經過三百年之後，這府邸的執事——普朗頓，在拼命地尋找？可不是太奇怪了嗎？』

『哼！那麼你猜！是甚麼？第一世變成了第二世的東西，那是甚麼東西？』

『所以現在才開始偵探啊！』

『那文章下面的問題，是甚麼句子？』

『「是幾何？」「由前面算起第六個啊」！』

『那是甚麼意思？』

『我想，那指的是六月！』

『嗯！「由前面算起第六個」所以是六月是嗎？那沒甚麼問題嘛！』

『一旦解開的謎，當然是很簡單的啊！』

『現在是五月啊！』

『你不說，我也知道啊！』

兩人站着，這麼問答時，由新館那邊跑來了紅女和六十歲左右的老人。白髮皤皤的老人，身體非常地壯大。他跑到前面就問道：

『少爺！有甚麼事嗎？』

『嗯！這是我朋友的福爾摩斯，從倫敦來的。這是王馬。他要你來的！』

『嘿！有甚麼事嗎？』

王馬老人的眼睛注視着我。

我原以爲是青年的王馬，竟是個老人。於是我指着柏樹之王問他說：

『那柏樹的巨木，大約有幾年了？』

『高呢？』

『它的年齡嗎？差不多七百年吧！它的壽命看來還很長的！』

『差不多有六十七、八英尺吧！』

『那麼三百年前，它有多高？想想看！』

『喲！眞好笑？嘿嘿嘿……』

『有甚麼好笑呢？』

『嘿嘿嘿，前幾天普朗頓先生也這樣問過我呀！』

『喲！是嗎？』少爺的穆斯凱插嘴問：

『你告訴他了？』

『嘿！樹木的高並沒甚麼祕密呀，所以我就說「如果是三百年前，差不多是二十五、六英尺吧！」』

那麼普朗頓後來怎麼了！』

『沒甚麼了！「是這樣嗎？」他說着就笑迷迷地走向森林那兒去了！』

『傻瓜！』

『您是說我嗎？』

『等一等！等一等！』

我伸開雙手，介入兩人之間。

『王馬君，我拜託你一件事，你是不是可幫我想一想？我也會一起想的！』

『喲！是甚麼東西嗎？』

『現在已經五月了，但到了六月時，太陽光射到那二十五、六英尺的柏樹，是甚麼時間？你幫我想一想吧！』

『喲！太陽嗎？等一下，到了六月太陽就……』庭院工人的王馬老人，仰看柏樹開始想。

我與穆斯凱和紅女，也同樣地仰視柏樹之王。

『太陽在那兒？……在柏樹上！』

「謎文就是這樣解開的！」我愈來愈緊張起來。

敵人已搶先了

『陽光對於植物是必需的。』庭院工人的王馬老人，仰視柏樹王這樣叨念着：

『我的算法不會錯的！到了六月，太陽就射到，那二十五，六英尺高的樹枝上來。那時……』

他舉起右手指着，突然大聲的喊出來：

『是中午，是一時以後啊！』

「一時以後，好吧！」我在心裏也點了點頭，因爲，我自己也這麼判斷的。

『謝謝，王馬君！還有被雷擊的那尼列樹在那兒？』

『唔！那是在草地裏面啊！只長着一棵哩！』

『帶我去看看吧！那樹根頭是不是還在？』

『嘿！你也是個好奇的人！』

『哼！那麼普朗頓也看過那樹根頭了？』

『是啊！調查那棵柏樹的第二天，普朗頓先生也曾站在那尼列樹的樹根頭，注視四周！』

『嗯，……』我老是追在普朗頓的後面，處處被敵人搶先了！

我的偵探腦筋，不耐煩起來了。

跟王馬老人，三個人同時走，少爺的穆斯凱就問我說：

『喂，福爾摩斯！普朗頓這傢伙，好像照你這樣做了？眞奇怪呀！』

『有甚麼奇怪？那是普朗頓和我解釋的一樣啊！』

樹幹的周圍約有五公尺，從前也是棵大樹之王吧！草地裏有個粗大的樹根頭。它在柏樹

王、和舊館之間。

「砍掉這棵樹時，我眞的流淚了。但不砍它，也會枯死的，可惡的還是那雷公啊！」王馬老人說。

『普朗頓是不是也問過了，這棵樹三百年前有多高？』

「唔！問過了。所以我才告訴他「約有二十呎高」。少爺，我是不是不該告訴執事先生呢？』

『普朗頓是個壞蛋！你是個獃子啊！』

「嘿！我回答人家問我的事，這樣算是獃子嗎？我這麼大年紀了。算是頭一次聽到的哩！』

『你是不是教師？』

『庭院工人啊！』

『你瞧！庭院工人怎麼可以亂教人？』

『等一等！你們眞會吵。穆斯凱！我要吃飯啊，快要十二點了！』我一這麼說，紅女就跑向新舘那兒去。

『王馬君，謝謝你的幫忙！眞對不起，在一點鐘以前，可以製一根四呎長的木棒，和五根木釘嗎？』我這麼問他。

『好吧！那是一件簡單的事啊！你是少爺的朋友，但却比少爺可親得多了。少爺是一個……』

『甚麼？你敢說！再說一次看看！』

『嘿！我是說：少爺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啊！』

『呸！你這老伯，眞越來越無禮了！』

『嘿、嘿、嘿！』

王馬像是很有趣的笑起來。

庭院工人和少爺，雖然時常爭吵，但却像是很和好似的。

解謎遊戲

我和穆斯凱，在他的房裏吃午飯。也許是廚師特別的好意，所以菜特別好吃！在吃飯當中，穆斯凱也不斷地談起話來，使我偵探神經顯得緊張起來。

「普朗頓一定藏在這府邸內的！沒有一點證據能證明他走出府邸外，所以這怪奇事件的重點，就在這兒了。我得找出普朗頓，並且解開一切的謎啊！」

我的偵探腦筋，抓住了這一點。

喝了咖啡後，恰好是一點鐘了。

『穆斯凱，走吧！』

『咦！剛吃過飯，要到那兒？』

『尼列樹的樹根頭啊！』

『剛才不是看過了嗎？休息一會兒才去吧！』

『如果不爭取時間，定會失敗的！』

我站起來後，就連忙走出去。

王馬老人已站在尼列的樹根頭。腳邊放着四呎的木棒，和恰當的木釘五枝並掛在那兒。

『喔！謝謝你！』

『嘿！有趣的事，好像快要開始了！』

『王馬君，你把這木棒豎在樹根頭邊兒吧！』

我的精神非常地緊張起來。

『王馬君！現在已經一點多鐘了。六月的太陽，恰好射到那邊兒的柏樹的二十五、六呎高時，和現在的影子是不是同樣？』

『喲，影子嗎？是啊！我說的話，不會錯的！』

『但是這尼列樹，三百年前假如是二十呎高，那麼那影子就等於這四呎棒的影子五倍了！』

『嘿！眞難算。四呎的五倍，……唷！是二十呎，你比少爺的頭腦好得多啦！』

『少爺馬上會來的！那根木棒豎得直一點，不要亂啊！』

草地上映着木棒的影子。我以眼睛測量那影子的長及那五倍的長，然後由尼列的樹根走去。

「影子在那兒？在尼列樹下！」

我打算按照謎文的問答實行活動。是「打算」的。這方法會成功或失敗？我還是沒有把握。

木棒影子的五倍長，我站在那兒，就命令王馬：

『可以放棄那木棒了！把那五根木釘拿來吧！』

『好！我就去了！』

王馬老人興趣盎然，拿着五根木釘就跑來。

『在我的脚下釘一根吧！』

『是！』

他雖然是老人，但力氣却很大。木釘深深地插入土中。

這時走出來的穆斯凱，瞪大了眼睛，說：

『福爾摩斯和王馬！那是什麼遊戲呀？我可以參加嗎？』

『是解謎遊戲啊！你在那兒等吧！兩個人就夠了！』

我一面說着，一面注視着鐘表邊的小指南針。

「如被普朗頓逃掉，那就是大失敗了！」我緊張得滿身流了冷汗。

在這兒我才體味到，偵探是個不簡單的工作哩！

地下室的怪奇事件

一共三十六步

叫庭院工人的王馬老人，釘上木釘後，我照指南針的方向朝北走去。

『一步、二步、三步……。』

「向北十步，然後又十步！」照謎文的句子，我走了二十步。

『王馬君，在這兒釘一根吧！』

『是！』

「向東五步，然後又五步！」這次是向東的，由木釘的地方，向右轉照指南針的方向，向東走了十步。

『王馬君，這兒也要釘一根！』

『是！眞是個奇怪的遊戲啊！』

第三根的木釘就釘在舊館壁上的正前面。

「先解開謎的普朗頓，是否也到這附近來？」非常不安的我，冷汗又不斷地流出來。

『少爺，這木釘是幹什麼的？』紅女一走了出來就問。

『福爾摩斯開始了離奇的遊戲了！』

『唷！遊戲嗎？眞是……』

我滿頭大汗，又向右轉。

「向南二步，然後又二步！」

我完全按照謎文那樣地走。

『這樣就完了，王馬君！』

『嘿！木釘也完了。還有什麼事嗎？』

『等一等！』

我已經走到舊館正門的旁邊了。

「古時候」的大砌石，一面已呈了灰色。

「再一次，由尼列樹下開始吧！步伐也許因大小而不同！」

「大小一共走了三十六步，是否算錯了？」

『喂，福爾摩斯！你在想什麼？』

『現在是勝敗的分界線啊！』我一邊擦着汗這麼說。

『哼！原來在做遊戲，王馬是你的對手嗎？』

『跟普朗頓決勝啊！剛才我不是說解謎遊戲嗎？』我非常不耐煩地說。

「等一等！謎文裏說『向西一步，然後又一步！』下來的句子是這樣就在下面！它不是告訴了在下面嗎？」

我重複地檢查那灰色的大砌石。

「這石塊深入土中，沒有五人或六人的力量是不容易挖上來的！」

我向四面看了一下，忽然發現了一件東西。

建築物下面的基礎石，刻有1602的古石和古砌石的中間，有個空隙。那是差不多一個人能進去的很窄的空隙。

『喲？』我由那空隙的上面，窺視了一下。

灰色的石階

下面又深又黑暗，眞到「下面」可能是非常黑暗的！

『也許是這兒？』我不禁喊了一聲。

『什麼？』穆斯凱瞪大了眼睛，跑進砌石上而來。

『瞧！這空隙！』

『黑暗得看不見啊！』

『紅女小姐，帶手電筒來吧！』

紅女跑去了。

『你說的那「大搜查」時，這地下是不是找過了？』我這樣問穆斯凱。

『誰會找這樣的地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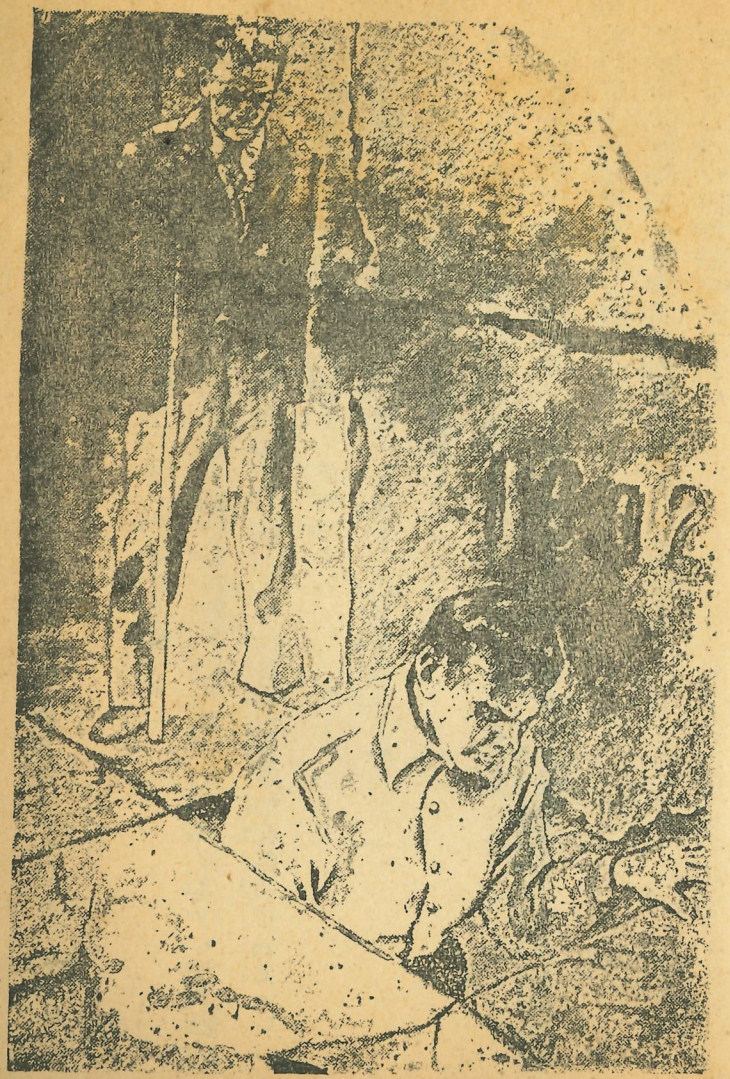
『也許沒發現這空隙吧！』

『誰也不會注意這樣的基礎石啊！你眞能注意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了！』

『王馬君，你知道這空隙的下面，是怎樣的地方嗎？』

『嘿！我在這兒已經四十年了，但這樣的空隙，和植樹並沒什麼關係啊！』

『嚇！好像很深哩！』



我低着頭，窺伺地面的空隙。

雖然非常黑暗，但眼睛看久之後，却看到像灰色的石階似的東西。

『穆斯凱！這下面不是個地窖嗎？』

『不曉得，我未曾到過這樣的地方來的！這兒有地窖嗎？』

『建築這舊館時，也許祕密造出來的。那兒有石階，如果婦女或小孩被襲時，爲了要保護這些人，所以英國的貴族們，地下都設有土窖……。我曾看過當時的記錄這樣寫着。』

『那麼，我的祖先也曾經這麼做嘍？眞費事！』

『有什麼費事呢？這事件全部的謎，好像是在這地窖裏了！』

『不要嚇我呀！那不是古時候的事嗎？』

『不，目前我勝敗的關鍵就在這兒了！』

「和普朗頓的比賽，已經開始了！雖然尚未遇到他，但他一定是個强敵！先解開謎的他，或許已經下到這階石裏了。」

我的偵探神經上，點燃了激烈的鬥志。

跑來的紅女，把手電筒拿來了。

『有沒有換新電池？』接過了手電筒，我這麼問。

『不，我想你急需用，所以就這樣帶來了！』

「如果途中熄了就糟了。在這深入地下的石階，不知會變成怎樣？」

把手電筒一開，灰色的石階，一直往下連接着。那是差不多只容一個人能下去的隙間。

我低着頭，用手電筒照着脚下，由那隙間下去。

『穆斯凱！你不來嗎？』

『嗯！我也要去嗎？眞麻煩！』

『我跟你去吧！事情弄得愈來愈奇怪了！』

庭院工人的王馬老人，跟在我的後面，也一齊下來。

長吁短嘆

剛才看到的那些灰色的東西，是因爲積了幾公分高的塵埃，只是不敢斷定，那是否是三百年來積下來的。

先下去的鞋印，在那塵埃上面印得非常顯明。每個石階都有鞋印。王馬老人發現之後，

喊起來說：

『喲，奇怪！這鞋印是誰的？』

『嗯！』不知誰由鼻子發出了嘆息之聲。

我的門志湧起了全身，繼續地照射下面說：

『不要疏忽啊！王馬君！』

『咦！會出現什麼東西嗎？』

『不知他會出現或是躲藏在什麼地方呢？』

『誰？』

『馬上就會知道的！』

可是當時我沒有帶手槍，或任何武器。

「糟糕！」我這麼想。但高中時就練習的拳擊，在這兒就可以派用場了。

「如果敵人也沒帶武器，那麼就不怕他了！」

小心的踏着脚下去，十八級一會兒就下完了。

已經深入地下不淺了。但周圍都是牆壁，也沒有門。往脚下一看，是平而大的砌石，這

也是灰色的。

『這並不是地窖啊！』

王馬老人看了四周後，注視着脚下的砌石說：

『這是要下到砌石的階梯呀！並不是爲了放東西而設的！眞奇怪？』

這砌石上也印着鞋印。左右非常零亂地走。

我的偵探神經，異常地緊張。我把手電筒照射在那脚印，那是普朗頓的鞋印無疑。

「爲什麼這樣零亂？在這兒打算幹嘛？」我低着頭注視的瞬間，吃了一驚。

「有女人的鞋印，脚跟很小！男女的鞋印非常零亂。奇怪？」

下了石階時，我並沒注意女人的鞋印。這是「偵探」的一大失策了。但這女人究竟是誰？不是麗眞嗎？

『你在看什麼？』王馬老人在旁邊，奇怪似地問道。

『嗯，你不是從池中，撈上了麻袋嗎？』

『嗯，是啊！你很詳細嘛！』

『那時，池岸不是附有女人的鞋印嗎？』

『是啊！但是女人的鞋印，我並沒有注意到！』

我仰着頭向樓梯上頭喊了聲。

『喂，穆斯凱！下來吧！』

『眞麻煩！你在那兒做什麼？』少爺怕極了。穆斯凱的膽量眞小。

『紅女小姐！下來吧！』

『是！』

紅女小姐比少爺的膽量還好。她左手抓住綠色的裙子，就「卡卡」地下來了。穆斯凱也跟着她下來。

手電筒快要熄滅似的，光線非常微弱。

穆斯凱到了我的身邊後，抓住我的手臂問道。

『喂！怎麼一回事？不要緊嗎？』

那女人怎麼了？

「不要緊！我在這兒！」我打算這麼說，但却說不出來。我是沒帶武器的。

「這不能說是不要緊。在這麼深的地下，眞是個冒險的偵探！敵人的普朗頓，不知藏在那兒呢？」

『紅女小姐，仔細看看，這兒有女人的鞋印。是否是麗眞來過？』

『喲！』吃驚的紅女，低着頭注視那鞋印說：

『是的！這是麗眞的鞋印沒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怎麼一回事？普朗頓和麗眞，把這砌石抬起之後，到下面去了。他們把這砌石，像原來一樣鋪平後，就沿着地下道跑出另一個出口去，假如是這樣、那麼我們只好追他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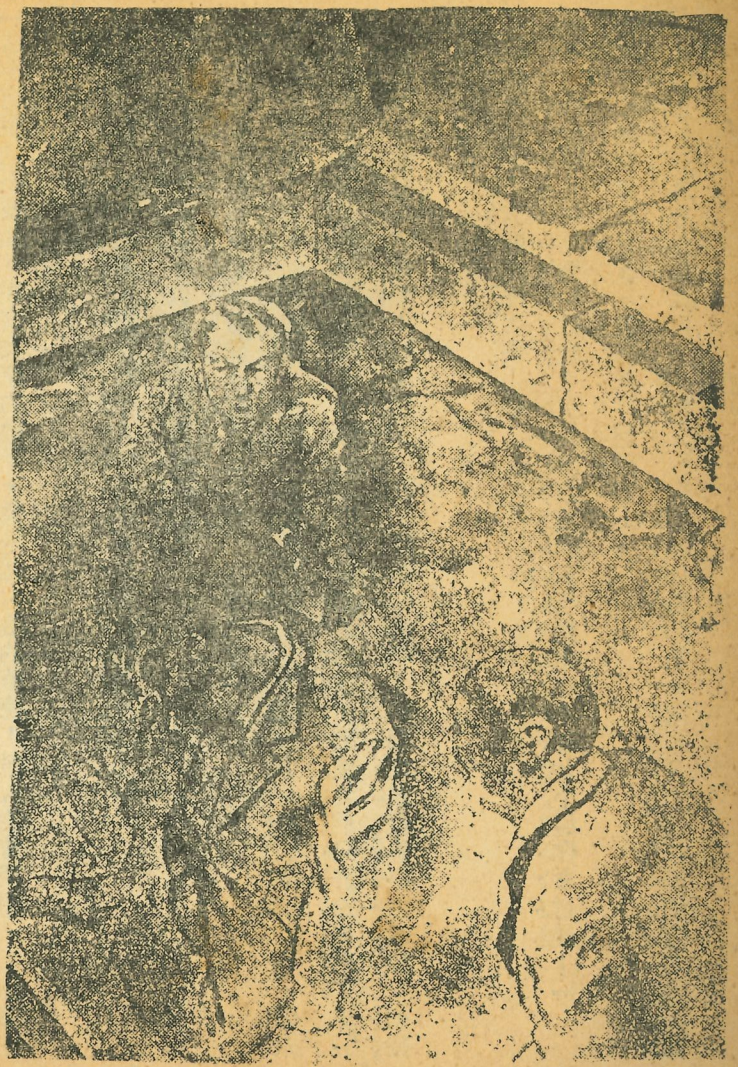
『喂！不要幹這樣的事吧！福爾摩斯，我不能跟你去啊！』穆斯凱發着抖這麼說，就對紅女說：

『紅女，我們上去吧！回去啊！』

『不，等一等！你看到最後吧！王馬君把這砌石抬起來吧！紅女小姐你拿這個！』

我把手電筒交給紅女後，就抓起平坦的砌石。

『用力！』王馬老人也低頭，用粗大的雙手抓住那砌石。兩人合力，終於把砌石抬起來了。靠在壁上後，我就連忙窺視下面。



『把燈拿來吧！紅女小姐！』

『是！……』

被微弱的光，照射出來的有個黑色的東西！

「喲！是人啊！他垂着頭向那邊盤起腿坐着，……不動！」我喫驚的呆立了。

『誰啊！喂！』我不由得喊了起來，人也就跳下去。

下面是地面，「碰」的，我聽到了自己鞋子的聲音。

『拿燈來！』

說着，我就跳前去，把那穿黑衣服的男人的肩膀抓住。

『喲！死人！』

從旁邊一看，那歪曲的臉，非常地青黑。眼睛也閉得很緊。

『紅女小姐，用那燈火照射這兒吧！』

我這麼喊時，那王馬老人「碰」的也跳下來。

『喲，怎麼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不是普朗頓嗎？你瞧！』

『咦！』

『執事先生是怎麼死的？』王馬老人注視那屍體青黑色的臉後說。

『麗眞不在啊！那女人怎麼了！』

胳臂下的木箱

「有着鞋印，必定有麗眞的！」我很留神地注視四邊。

這兒四面，都是牆壁，並沒有門，更沒有地下道。麗眞究竟跑到那兒？普朗頓已經死在這地下室裏了！啊！這眞是穆斯凱所說的「離奇事件！」

我把死去的普朗頓，從臉到全身的檢查了一番。

敵人已經變成了屍體，我的鬪志消失了，然而偵探神經却反而高燃起來。

普朗頓並沒有受傷。臉也沒有異常。青黑色——那是死後，經過五、六天的緣故吧！

但是他的兩隻胳臂，却頹然地伸在前面。在那下面，我却發現了一個厚木箱。蓋子已經打開了。木箱的深約有六十公分。我把手伸進去，觸到手的却是兩個圓形，像是證章的東西。以外就沒有發現任何的東西。我把這圓證章抓起來時，忽然發現在脚下，有四根圓木棒，

長短不齊。

『王馬君，把這四根木棒，全部拿去吧！』

『咦！這樣的東西幹嗎？』

電池快要完了，電光非常弱小，不能再耽誤時間。

『快上去吧！快！』

『好，我就上去！事情弄得愈來愈糟了，執事先生死了，麗眞又失踪！』

兩個人抓住洞口的一邊，就爬上去。

紅女手帶的電筒，「嘶」地熄了。四周頓時成了一片黑暗！

『穆斯凱！』我大聲地叫出來，紅女就答道：

『少爺已經回去了！』

『喲！什麼時候？』

『您說「死了」。那時候，他就急忙地跑上石階去了！』紅女在黑暗中很沉靜地說道。

『妳很鎭靜嘛！我們上去吧！小心地先走！』

在黑暗的十八級，紅女、我、王馬老人，成了一列上去。不久就由那隙間，走出舊舘的

側面。

三個人浴着陽光，有着從死亡線上生還似的感覺。紅女吐了一口氣，才向我問道：

『麗眞究竟到哪兒去了？』

『不曉得！我也正覺奇怪哩！』

王馬老人搖了搖白髮的頭說：

『女人怎麼會在洞裏失踪，眞是奇怪？少爺不知怎麼樣了？』

紅女立即回答說：

『一定在房裏休息的！』

再度出現的王冠
沒有水，也沒有食物

我和紅女及王馬老人，進入新館樓下的穆斯凱房間。

穆斯凱坐在大的安樂椅，正在喝着混有威士忌的咖啡；旁邊有五個下女在照顧他，那個樣子，眞不愧爲「少爺」。但是他的臉色却非常蒼白，可能聽到洞裏有「死人」，所以驚嚇

了。他看到我喫了一驚，抖動着聲音說：

『怎麼樣？死的是誰？』

我慢慢地坐下去，就鎭靜地說：

『是奇人先生，普朗頓啊！』

『還是他嗎？是怎樣死的！』

『又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恐怕是悶死的吧！我看不是他殺！』

『悶死？奇怪？我得報告警察去，眞麻煩啊！喂，給福爾摩斯一杯咖啡和威士忌吧！』

『一個下女，立即把黑色的咖啡倒入茶杯後，再倒了一些威士忌。

『我帶回這個東西……』

我把口袋裏兩個圓證章似的東西，放到桌子上面。兩個都呈現着黑色。在洞裏黑暗得不能識別，但在這兒仔細一看，原來是金幣。上面還刻有人像，只是太古舊了。

『咦！』穆斯凱忽然叫了一聲：

『福爾摩斯，這金幣和家父給我的祖先的紀念品一樣啊！這是邱爾斯一世的金幣哩！這

人像就是邱爾斯一世呢！』忽然他瞪大了眼睛又問：

『這些東西是從那兒帶來的！』

『在奇人先生胳臂裏的木箱內拿出來的！』我回答。

『奇人的傢伙，是不是想得到這些金幣？』

『不，我想除了這些金幣外，還有其他的東西在木箱裏啊？』

『哼，爲什麼？』

『如果那木箱，只爲了放兩個金幣而做，那不是太大嗎？』

『也許還有更多的金幣，在木箱裏吧！』

『嗯，也可以這麼說。但奇人先生的口袋裏，却沒有這樣的東西啊！』

『喲！你檢查了屍體了？』

『是啊！要不然，這事件的奧祕就不能了解呀！』

『洗手去吧！福爾摩斯，眞是個討厭鬼！』

『再給一杯咖啡吧！等一下才洗手去』

『那不好，眞討厭！喂，拿條濕毛巾來吧！』

一個下女，慌忙地跑出去。

『王馬，你也摸到屍體了吧！』

『嘿，我只是看一看而已！』

『那些木棒要幹嗎？』

『福爾摩斯先生，要我拿來的！』

『哼！那些棒哪兒來的？』

『在執事先生屍體旁邊啊！』

『不行，快洗手去吧！』

『嘿！』王馬老人拋掉那些木棒後，就搖着白髮的頭跑出去。

穆斯凱向我問道：

『這事件的眞相，明白了沒有！』

超特級的東西

『這件事照你的話說，是一件「離奇」的事件，但是你却不知竟會變得這樣奇怪吧！』

『嗯，是啊！眞是麻煩的事！』

『但第一個奇怪的，還是那地下的洞穴。那個地方非常狹窄，是不能當倉庫用的；而且也不是爲了要保護婦女，或小孩而做的。就是那十八級的石階，也只是爲了要進入那石砌下面的洞穴而做的。除了這樣判斷外、其他沒有什麼想法了！』

『是嗎？我的祖先眞做出了麻煩的事了！』

『邱爾斯國王一世的親戚—薩·列弗·穆斯凱，他費了這麼大的苦心，做出來的地下工事，藏在裏面的必定是個超特級的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

『還不知道。』

『那麼福爾摩斯，你也……』

『不久會知道的！』

下女帶了燙面巾來。

『什麼是超特級的東西？喂，你們也想一想吧！』

少爺向下女們這麼說。

六個下女，都凝視少爺靜聽。

我用燙毛巾擦着手，向穆斯凱說：

『你起初說「奇怪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叫普朗頓的男人」，你的話是對的！』

『唷，這樣我也可以當偵探了！』

『然後，我們想一想，執事普朗頓的行動吧！你所說的「聰明的頭腦」「超人的才能」的普朗頓在你成人的儀式裏，聽到了你念的祖先傳來的文章後，就覺得這不是普通的文章了。他覺得這是祖先把貴重的財寶，藏在這府邸內，並且是給子孫的一個藏處的暗示……』

『喲！……』兩、三個下女吐了一口氣。

『普朗頓開始研究那個地方。他知道放謎文的地方。於是深夜裏潛入圖書室，由櫃臺裏拿出了那黃色紙，就熱心地研究起來，並且畫了地圖；可是終於被少爺發現了。然而他却巧妙的瞞過少爺了』

『嗯，我並不是偵探啊！』

『一星期後，他就得從這府邸出去。有「聰明的頭腦」的普朗頓，終於解讀開那謎文了。祕密的場所也由尼列樹的樹根，步測後，終於發現了那舊館邊的空隙了。

『他下去一看，有個砌石的大蓋子，用力也不容易拉開它。』

『唷！完全跟你的方法一樣！』在我的後面說話的，是洗手回來的王馬老人。

『在這兒，普朗頓必須叫一個助手。但能告訴這祕密的人，除了麗眞外，並沒有其他的人了。』

『喲！……』六個下女，同時嘆了口氣。

『但和女人的麗眞合力，那砌石究竟能不能上來呢？』

『所以普朗頓就準備了大小不同的四根棒來。王馬君，那些棒拿過來吧！』

『嘿，眞可怕！我這麼老了，也未曾聽過……』

王馬老人撿起了四根棒，搖着白髮的頭這麼說話，並且把那些木棒交給我。

掉下來的砌石

『那執事——普朗頓，帶了這四根棒，和未婚妻的麗眞，走下那十八級的石階。裏面是黑暗的，也許帶了手電筒下去，也換了新電池了吧！我很注意手電筒，但終於不能發現手電筒。』

我把第二杯的咖啡喝完之後，少爺的穆斯凱就說：

『還要咖啡嗎？麗眞不在那洞穴裏吧！不知到那兒去了？』

『那是以後的問題啊！再給一杯咖啡吧！後來，普朗頓和麗眞，抬起了那笨重的砌石。只能抬起了一些，不可能全部抬起來的。他們就把那長的木棒插在那隙間，向上推的吧！兩個人都不知流了多少汗哩。』

『喲！……』一個下女又叫了起來。

『好不容易抬上來的砌石下面，立起三根短棒，然後普朗頓就走下洞穴去了。麗眞像紅女小姐一樣，由上面照着手電筒。』

『唷！眞是……』紅女皺了皺眉頭。

『普朗頓是拼命的，他在洞穴裏，發現了古舊的木箱後，就打開蓋子，把裏面的東西抓出來後，就交給麗眞。他終於把超特級的東西得到手了！』

『那東西是甚麼？還不知道嗎？』

『快要知道了！木箱裏有像金幣似的東西，所以普朗頓就由洞口回來。瞬間，那木棒受不住砌石的重，「拍、拍」地發出了聲音，那砌石就像原來一般，把洞穴蓋起來了！』

『福爾摩斯，眞的這樣嗎？』

『我並沒在場看，所以不知道眞相，但是我想是不會錯的！你瞧，三根棒都有裂痕，快要斷了。這根長棒的尖端也碎了，這是强把砌石打開的證據啊！』

『嗯，是嗎？知道了，後來怎麼樣？』

下女們和王馬老人，也同時靠近我的身邊來。

『吃驚的麗眞，帶了普朗頓交給她的東西和手電筒，跑上了石階。她繞回新館，就跑進自己的寢室去。她把手電筒丟在一邊，就把那些東西放在麻袋裏。天亮了，坐立不安的她，無論如何必須救出普朗頓；但是如果把這事情說出來，祕密會敗露的。她的神經病又發作了，然後就倒了下去。』

『她在二樓的走廊，遇到我啊！』

『那是以後的事。她暈倒了，但是不久就醒起來。她被非常的恐怖襲擊，所以也是拼命的。但普朗頓的事，又不能不告訴少爺，所以她到了二樓的食堂去，在走廊就遇到少爺了。她心裏想要說出來，但却說不出來。普朗頓的祕密對於少爺是一件大罪惡啊！並且自己也幫過他忙的。少爺質問她時，她說出奇奇怪怪的回答，她的頭腦已經不是正常的了。』

『是嗎？所以一回到寢室後才發燒，又說出了夢囈似的話了！』

『在那時候，府邸的大搜查開始了。普朗頓的行蹤是不明的。聽說報告警察局了。聽到這消息的麗眞，愈來愈難過了。普朗頓和自己的罪證，全部在那麻袋裏，她必定要把它藏起來！她把麻袋取出之後，就由窗口跑過庭院到池畔去，然後由上面拋入池中。四面都沒有人看到，這時她又脫了鞋子，拚命地跑了，也就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說到這兒，我就開始喝第三杯的咖啡。

瞧！照這樣

少爺、下女們、王馬老人，也都靜靜的聽着。但是我却尚未能解開最後的謎。

『王馬君，你由麻袋裏抓出來的，那些零碎雜物在那兒？』我這麼問。

『那樣的東西，已拋在倉庫裏了！』

『你立即把那些東西，全部帶來吧！』

『嘿，奇怪？要那些東西幹嗎？』王馬老人像不耐煩似地走出去。

穆斯凱向我說：

『喂，福爾摩斯！那麼「最貴重的超級品」就是那些零碎東西啦？』

『恐怕是的！』

『眞麻煩！祖先所做的事，三百年後，竟連累到子孫了！』

『不能這麼說啊！祖先的謎文，你把它當做「夢語似的東西」才會發生這樣的事啊！』

『哇！那麼這件事的主角是我了？』

『當然是的！朗讀那篇文章後，也不知道其中的祕密，眞是個笨蛋喊！』

這時，王馬老人匆忙地走進來，就把手上的東西，丟在桌上。

我把各種形態的金屬物拿起來之後，用手巾擦了一下。那「呈黑色」的金屬忽而光亮起來，非常燦爛。那黑色的一層都是塵埃，並不是生銹的。

『穆斯凱，這是純金啊！』

『唷，金子！眞難得！』

『瞧！並不是雜金屬啊！』

少爺從前說的那「不知石頭或玻璃，約有二十幾個」把它也拿來磨擦了一下，果然也都閃耀起來。

『喲！喂，這不是鑽石嗎？福爾摩斯！』

『是啊！瞧，超特級的東西！』

我動手把那純金和鑽石、寶石，大小四十幾個的東西組合起來。但眞不容易做。過了大約有十五分之後，終於組成了。

『穆斯凱，你瞧！是王冠啊！』

『唷！眞壯麗啊！』

大家瞪着眼，發出了驚嘆聲。

『這是謎嗎？那麼全部的謎，也全解開了。薩·列弗·穆斯凱，所寫的文章裏，首先說「那是誰的王冠？決定要來的邱爾斯二世的王冠！」爲了要給將要來的邱爾斯二世，所以我祕密地藏在那地下的洞穴裏了。並且放在木箱裏，妥善地保管。但老年的他，不知什麼時候會死去，所以寫了一張謎文暗示了地點。但在取出這王冠以前，他就逝世了。經過三百年之後這王冠方才再度出現了。發瘋的麗眞，因爲不知那是王冠把它放入麻袋裏拋入池中，所以才分散的，而那麗眞也就失踪了。』

（完）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寄款人姓名住址	住址：　姓名：
新臺幣	
手續費	元　角　次
收款帳號戶名	帳號 第五四三九號
戶名	好學生雜誌社
經辦局日戳	

主管員　經辦員

本聯由經辦局登帳後寄交帳戶

請注意：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劃撥儲金存款單

寄款人姓名住址	住址：　姓名：
新臺幣	
手續費	元　角　次
劃撥儲金組日戳	
收款帳號戶名	帳號 第五四三九號
戶名	好學生雜誌社
經辦局日戳	

收據號碼

主管員　經辦員　局號

本聯由劃撥儲金組存查

青文出版社榮譽發行

世界冒險名作選集

（1）

火燒地獄船

主編 嚴山　校稿 顏炳耀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一版

特價：新臺幣十元

改寫者：諸葛明

發行人：楊祖馨

發行所：青文出版社

臺北市新生北路二段一四九巷二一號

郵政劃撥：第五四三九號

電話：五四四二三四號

印刷者：國語日報社印刷廠

臺北市福州街十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〇〇八號

有版權

好消息

一、訂閱本刊六期（新臺幣三十三元），另外贈送青文出版社出版的彩色兒童文庫一本。①阿拉丁的神燈②小麗和老鼠　任選一本。

二、訂閱本刊十二期（新臺幣六十元），另外贈送青文出版社出版的叢書一本。①兒童世界（全部七彩精印）②愛恨交響曲③歸燕④前夜　任選一本。

三、凡本刊訂戶，直接郵購青文出版社出版書籍，一律照特價再打八折優待。購買香港友聯公司發行，青文出版社總經銷的兒童文藝叢書，照特價打九折。

四、凡本刊舉辦的各項活動，本刊訂戶可以獲得優先參加。

五、訂閱本刊或購買書籍，請利用郵撥單，直接到附近郵局去辦理手續，免收匯費。

通信欄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有關該次劃撥事項爲限。

一、茲訂閱好學生雜誌十二期　自　六期

民國五十六年　月（第　期）起

共計新臺幣　陸　拾　參　元

並請贈送（　　）一冊。

二、茲訂購青文出版社出版及經銷書籍如下：

以上共計　　元整

只要你一開始讀，就不能不一口氣看完——
全世界最有趣、最驚險、最動人的故事：

世界冒險名作選集

字字加上注音
每月出版一本

1 **火燒地獄船**
令你拍案驚奇、最緊張、曲折的冒險故事。
特價十元

2 **月球探險記**
吉姆他們搶先登陸了月球，遇到了一連串奇怪的事情。
特價十元

3 **魔神的寶石**
一粒嵌在印度魔神像上面的寶石，所引起的神祕的故事。
特價十二元

4 **地球末日記**
核子戰爭，把地球毀滅了，可是還有人活著，爲什麼？
特價十二元

5 **黃金豹疑案**
一隻會吞食珠寶、來去無蹤的怪豹，牠使千萬人害怕……
特價十元

6 **地心探險記**
在火熱的地心裏，竟然有人到了裏面？誰有那樣大的本領呢？
特價十元

7 **妖怪博士**
一個有名的博士，怎麼會是妖怪呢？使人百思莫解……
特價十元

8 **星雲少年**
一個從怪星雲裏，來到地球的少年，他是誰呢？引起了全球的恐慌…
特價十二元

9 **海底王國**
一個科學比其他國家更進步的海底王國，使地球遭受到很大的威脅…
特價十元

10 **宇宙戰爭**
現在戰爭擴大到全宇宙，火星、水星、金星……都紛紛加入了戰團…
特價十二元

青文出版社

臺北市新生北路二段一四九巷二一號二樓
電話：五四四二三四號
撥：五四三九